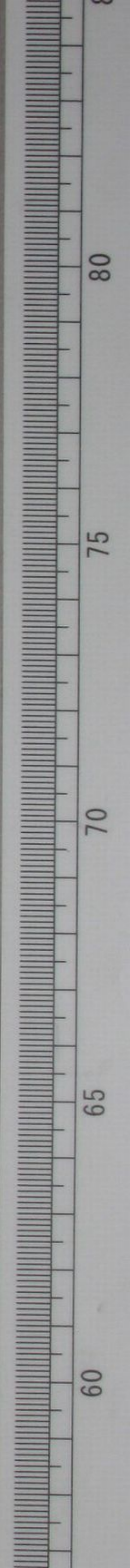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144
5



宣講集要卷之四

目錄

敦孝弟以重人倫

旁引節孝案證十九條

盡孝全節

鬻子節孝

朱氏節孝

友愛全節

黃氏節孝

斷機教子

全節救夫

割耳完貞

割鼻誓志

齊婦含冤

墜樓全節

錢氏盡孝

徐氏完貞

崔氏守節

何氏全烈

孝媳化姑

賊化爲善

賢媳勸翁

鄧氏節孝

盡節全孝

本朝寧國府有廩生姓王名之紀原配李氏生三子長名恩亦是廩生娶妻周氏娘家富足容貌醜陋次子名澤人秀才娶妻陳氏娘家貧寒爲人尖巧三子名惠尙未成名娶妻崔氏猶未過門祖父遺下田地僅十餘畝紀靠教學養家誰知兩個媳婦不和周氏穿戴齊整陳氏衣服單薄每逢出門與周氏嫂嫂借衣周氏不肯若有挑花繡帕之事周氏請弟媳陳氏幫忙陳氏亦不肯做兩下成仇各爲自己兒女將廚房魚飯每媳三天菜園分做陳氏夜下在丈夫前說些是非王澤不信婦人之言次日當堂說出陳氏已後雖不敢告枕頭狀而妒嫂之心愈甚每日在家爲兒爲女常常吵嘴之紀夫婦年邁常討惡氣遂將三子娶妻崔氏過門看是如何崔氏一來甚是賢淑能知書識字事翁姑極孝待妯娌極和廚灶菜園一人經理不分你我姪兒姪女慈愛提攜將二位嫂子刁悍者化爲賢淑又恭

敬丈夫如賓，白到王門幾年，與一家大小和氣如春。不料天乾三載日時，難度紀將田產出賣，無人承受，教學無人讀書，實出無奈。崔氏將自己賠奩賣盡，家屋器具概行賣完。這樣日子，如何得過？只好到我親戚朋友家中去借點錢米，乃可過日。孰知富者不與會面，貧者各敘苦情，連走數家，那能借得到一點？且說崔氏在家，見一屋大小餓得慘傷，即將頭上簪子取下，叫丈夫忙拏去賣錢買米。王惠將簪子賣了，恰買四升米歸家。崔氏忙煮了幾盞清粥，一家人吃。崔氏向婆婆說道：「如今人只有錦上添花，那有雪裡送炭？公公今日出門，不但借不到錢米，恐飯都無人留吃一頓。把這飯與公公留些，纔是。及到天將晚時，只見王之紀氣喘忙忙，走回家中，忽然跌到在地。半時方才醒來，崔氏即將所留之飯，叫夫捧與翁食。紀見此飯，便問王惠：「此飯從何而來？」王惠將崔氏賣簪買米之事對父說明之。紀思想，真是傷心，遂將三個媳婦，喊出堂前，吩咐一番。

宣人，不向善，天災。

見連乾三載，真慘然。大戶日食尚難辦，貧人性命怎保全。豐歲教學養家，眷荒年無人讀書篇。長子次子出外面遊學，幾載未回還。三子本是樸實漢學，而未成支持難。三媳賢淑，真堪羨。提起不禁淚漣漣，因我父子無能幹，不會經營把家盤。縱然餓死，把誰怨？連累媳婦心不安，解籠放鵲無過犯。你們另去結良緣，非翁不知顧臉面。事到危急，且從權。媳婦三人自打算，或行或止，快明言。王之紀將媳婦囑咐已畢，王惠也向嫂與妻說：「這是我們無有能幹，使你們受餓。時才吩咐改嫁，你們各自作主。我不阻你們。那長周媳、次陳媳，俱是哭哭啼啼，向婆說道：「媳婦縱餓死，也不另嫁。崔氏也不悲啼，說道：「媳願改嫁。我想二位嫂嫂年近四十，俱有兒女，不嫁也好。苦論媳婦人也年輕，又無兒女，公公與夫所言實獲我心。言畢，各自安宿。一家人暗想：崔氏如此賢淑，竟自變了心。次日吃過早飯，崔氏又向婆婆說道：「昨夜公公命媳婦改嫁，可去請一媒人。公婆見他如此說話，即去請

一媒婆來對他說道，我三媳改嫁，特請你做媒。媒婆答道：「若說別人改嫁，就難。是你三相公娘子改嫁，一說就成。昨日那任存厚老爺，特請我做媒，他要討一繼室，只要人賢淑，財禮一百八十，他都不惜。這是真真有緣。且問王老爺好多財禮，之紀答道：「我將兒媳改嫁，羞愧不了，那還要甚財禮？切不必題。崔氏卽呼媒婆到小房說話，我非嫌貧愛富，因一家難以度日，方才改嫁，然何不取財禮，定要八十兩銀子，分釐不少。你既做這媒，可速去速來。那媒婆卽往任姓家中說明此事。那任姓與王姓，却相隔止十餘里，任存厚也久聞崔氏人才美貌，又甚賢淑，不勝歡喜，就稱銀八十兩，命人與媒婆一同送去。王之紀一見此銀，斷不肯收。崔氏向翁說道：「媳有主見，一來不失公公體面，二來媳婦改嫁，夫也免得人說閑話。公書立契約一張，將田、厝、八九石、谷子、寬八十兩，作田價銀子，豈不兩全其美？」王之紀乃將銀子收了，卽書契約一張，交與崔氏。崔氏挈入房中，自批二語於後：

收拾停當，出房來拜別公婆。嫂子丈夫哭道：「崔氏女出房來，珠泪滾滾，一家人只哭得地暗天昏。走上前，雙膝跪開，言細稟尊一聲。二公婆聽訴，表情媳婦兒也算得三生有幸，才能夠這一世許嫁王門。那曉得今日裡，又要改姓，非是我眼皮薄，愛富嫌貧，都只爲一家人這樣受苦。既無錢，又無米，難以逃生。兩三年受飢寒，主意打盡。因此上才把我另嫁夫君，可憐我紅顏女，這般薄命，眼睜睜拋別了堂上雙親。到晚來，再不能與婆送寢，白日裡又不能親把茶烹。從今後，我不能百年孝敬。二公婆說媳婦爲的那們，說到此，不由我咽喉哽哽，眼見得二公婆哭不出聲，勸公婆耐煩些。莫憂莫悶，媳婦兒改了嫁，不必耽心。滿懷的心腹事，一言難盡。又只見我的夫，眼淚長傾，夫與妻是因緣前生註定，論道理就該要同偕一生。非是我嫌貧，不把夫敬，都只爲遇荒年，兩下離分，舍不得夫妻們十分和順，丟不開夫妻們一段恩情，辜負了空房中鴛鴦帳，冷誰憐你牙床上孤枕。」

單衾，這都是夫妻們修積未滿，丟我夫一個人冷冷清清，說不盡我夫妻分離情景，勸我夫殷勤些孝順雙親，妻在家這能夠大家孝敬，妻嫁後早晚間靠你一人，或烹茶或遞水，小心承順，切不可有疎虞，忘了深恩。又勸夫在學堂讀書發憤，三更火五更雞，好好用心，到後來天開眼，功名有分，也不枉二爹娘一場苦辛。那時節中皇榜，人人尊敬，娶一個賢德妻承接後根，轉面來勸嫂嫂容奴細稟，聽爲妹訴一訴傷心事情，皆因是一家人飯食斷頓，爲妹的不得已，另選高門，也只要救活了一家性命，縱死在九泉下，我也甘心。堂上的二公婆望你孝敬，操家務待兒女，彼此莫分，說不盡別離話，一團愁悶，可憐我這一身枉自爲人，忍不住淚珠兒心如油滾，一顆淚一點血痛不欲生。崔氏猶未哭畢，那任姓轎子已來在門外，崔氏拜別公婆丈夫嫂嫂上轎，姪兒姪女一把扯住那媒婆扯開，將崔氏推進轎門而去，不一時遂到了任家。禮生贊禮，那媒婆牽去新娘，叫聲不好了。

眾人齊來一看，只見崔氏以腳帶自縊而死，任存厚卽着人去覓王之紀父子，不一時王之紀夫婦同王惠來到。王惠之母一見媳婦死得傷慘，放聲哭道：「媳婦兒你死得這樣慘傷，見尸首不由我心如油煎。這一陣把我的咽喉氣斷，手捶胸，腳蹬地，口叫皇天，自從你嫁過來，苦楚難說，每日裡那曾得片刻安閑，到熱天你與娘揮蚊打扇，冬日間燒火烤，怕娘受寒，數年來並未會窺嘴驢臉，又溫柔又小心，不出亂言，天明了到廚房煎茶煮飯，你何曾推妯娌自己安閒家務事，你操持不敢怠慢，每夜晚人睡完，你猶紡絲受貧苦，受飢寒，心腸不變，用私方賣賂，毫無怨言，你改嫁這原是公婆主見，誰知你自縊死，要把節全，這都是爲婆的福薄命淺。賢媳婦不能夠奉老百年，這一陣哭得我肝腸寸斷，都不能把媳婦哭轉陽關，但願你女轉男身，榮貴顯，但願你登天臺，快樂無邊。王惠的母親哭猶未畢，王惠一見妻子死在地下，放聲大哭。我王惠這一陣肝腸哭斷，哭不

轉崔氏妻真正慘然自從你過我門錯無半點孝公婆和妯娌事事耐煩不幸得遇荒年日食難辦因此上才叫你另結良緣只說是嫁富家飢寒可免不料你全節操命喪黃泉臨別時說的話何等悽慘你勸我盡孝道總要心虔又勸我苦讀書不可怠玩傷心話刻骨語句句泪漣又說道你心中自有主見誰知你這樣的就把命捐這都是我王惠無有能幹屈死了賢德妻我心何安從今後永別離不能相見要相逢除非是夢裡團圓眾人將王惠父母勸住不必悲啼商議此事如何安頓王之紀說道我媳婦家並無一人況他乃全節自盡有何話說所任老爺見憐從厚安葬就是任存厚答道他娘家無有一人如今世道淺薄恐有後患定要報官相驗因是報官及相驗時作將鈕叩解開見有書信一紙呈於官看乃是存張契約又見約後批有二語云田歸任姓管業屍歸王姓安葬看畢將之紀父子問明官知崔氏盡節全孝照此二語斷案任存厚見憐乃厚其衣棺令王惠領回安葬官將此事申詳上司奏聞

厚御賜節孝無雙四字建坊旌表王惠後終身不娶過繼姪子皆貴顯世代簪纓不絕

鬻子節孝

嘉慶間華陽縣一人名余清妻鄭氏父早亡母楊氏在堂余清夫婦勤於盡孝怎奈家貧只有坐場余清傭工鄭氏紡績供養父母不幸余清年近三十一病而亡鄭氏只得賣了坐場將夫安葬畢家業一空不一月生一子取名孝感鄭氏事奉婆婆未敢稍懈楊氏見媳婦不嫌貧寒夫死仍是盡孝心中不忍因說道媳婦想我年老無用你夫一死家如水洗事到如今何不另行改嫁鄭氏聽得此言跪地說道婆婆不必替媳婦憐憫想我婦道衣食事小節孝事大况如今遭此境遇不敢嫁者有三楊氏道那三不敢嫁鄭氏說婆婆要問請聽一則婆婆年老人生在世養兒防老積谷

防飢原望後來有個靠處想婆婆今日年近七十正望人子服事不料你兒早亡朝夕供養媳婦一人承當設若改嫁婆婆又靠何人在生不能承歡死後誰送山崗那時受盡苦楚叫我如何過得此一不敢嫁二則婆婆貧寒常言道人怕老來窮谷怕午時風人當吃得做不得的時候甚是作難想婆婆今日家如水洗日無雞啄之米夜無鼠耗之糧全憑媳婦一雙手找來供養設若改嫁婆婆必然餓死上天知道決不容我生必五雷劈身死後地獄受苦此三不敢嫁三則婦人從一而終常言道好馬不配雙鞍烈女不嫁二夫要替丈夫上奉高年下撫子嗣才是爲妻的道理想媳婦今日丈夫雖死尚有婆婆與兒在設若改嫁既不能替丈夫盡孝又不能與丈夫教子兩重罪過皆歸於我縱然舍貧求富斷不能夠的此三不敢嫁鄭氏這番言語說得婆婆事出兩難楊氏日夜憂慮惟願閻君早勾簿子免得挂倒媳婦的脚因此憂成一病茶飯不嘗只想肉湯吃鄭氏想到如今吃飯都難那還有錢割肉正是屋漏又遭連夜雨行船正遇打頭風無計可施不免將孝感兒抱在長街去賣一則賣得些錢供養婆婆二則救兒一條活命主意已定暗將孝感指出門外一路戀戀難舍放聲大哭宣懷抱蛟兒好悽慘不由爲娘泪悲啼非是爲娘捨得你皆因婆婆病得急心想肉湯稱不起才賣小兒把婆依爲娘想起冤家子眼泪汪汪也難提自從爲娘懷着你你父不幸染病疾直待你父死了去才見兒面接後裔只望成人長身體好去幫人把錢積誰知今日來賣你扯着兒手眼泪滴兒那若是賣與別人去你要乖巧聽教些莫等旁人咒罵你被人嫌賤兒造孽倘若爲娘死後去養育恩情切莫迷常到墳前燒張紙娘在陰靈也安逸遠望長街人擠擠看看要與娘分離兒那枉費我十月懷胎常憂慮枉費我三年乳哺費盡力枉費我早晚殷勤長漿洗枉費我半夜三更睡濕簾正所謂養兒不得繼正所謂積谷難防飢叫爲娘怎捨得聰明

伶俐兒，叫爲娘那一日，才不悲啼。鄭氏哭上長街，時有張老見此子生得俊秀，出錢五串買去。鄭氏割肉回家，楊氏吃了，病好大半。後問及孝感，才知賣了。不覺一息，病仍發作，不上兩月，錢又用完。鄭氏無奈，只得指起婆婆出外討口。一日行至古廟，天下大雨，婆媳餓了兩日，才將婆婆放在廟中下鄉去討討。至午後，幸得一碗殘飯，心想吃點。奈婆婆未嘗，誰知人餓極了，走至路傍，一陣狂風吹，跌在地，起也起不得。想道：天天我爲婆婆討飯，只想挈回廟中，好救婆婆的性命。不料跌地，頭痛不止，好不慘殺我也。宣這一陣，餓得我橫身汗下，這一陣痛得我頭悶眼花。這一陣肚子吼，好似刀割。這一陣身難動，脚手皆肥。想起我命運乖，實在不假，受盡了千般苦。誰來加察我婆婆，遭負寒，又受孤寡爲媳，婦不供養，罪該天殺。每日裡，指起走四鄉，叫化，提起了討米事，受盡淒淒。婦人家胆量小，遠行害怕，每一天只討得三四五家，討得多吃一頓，還有積下，討不來，婆媳們餓得

眼花，到夜晚睡岩洞，熱天還罷，最可嘆，冬天冷，無有方法。前日裡天下雨，難以叫化，兩三天未出門。古廟粘扎全無，有一顆米來，把鍋下，只餓得我婆婆，口叫菩薩，無奈了，獨一人去把米化，得碗飯，不敢嘗，挈回奉媽。在路途，狂風起，吹跌地下，頭暈痛的，是命染黃沙，哭一聲，老天爺恩德浩大，虛空中就無有神靈鑒察。縱然我命該絕，難以保下，也要念我婆婆無人救他，哭得我這一陣舌乾聲啞。那一旁來了個救命菩薩，鄭氏正在啼哭時，有一人名旭升，前來問道：你這叫化婆，睡在地下哭啼，所爲何來？鄭氏道：肚中飢餓，起來不得。旭升說：手中有飯，爲何不吃？鄭氏道：廟中有八旬老母，未嘗。旭升聽得此言，方知是孝婦，叫道：你快吃了，待我回家，與你婆婆挈飯來。旭升着貧婆送飯來，將鄭氏扶起，不能開步，命送回廟中。旭升稱贊不已，是夜夢入廟中，見廟中一神坐殿，怒氣滿面，命人即將土地押來。旭升問那人道：大神叫土地何事？那人說：爲鄭孝婦事，不一時土地至。

跪墻下大神罵曰該萬死的土地罔受天爵在此一方全無一能將紗帽削去言這一陣罵得我無言可表低着頭不由人憂心忉忉跪下我只得開言問道但不知責卑職罪犯何條胆大的土地還不知道鄭孝婦歷盡艱難事奉婆婆古今罕有天地倘且敬重候功行緣滿迎上天宮爲神昨在爾境討米無故受害爾全不理料設若上天知道你怎麼吃罪得起如今還在假意不知嗎言聽此言駭得我三魂下弔把孝婦受了害怎樣開交無奈了忙叩頭苦言哀告望神聖息雷霆聽說根苗既既犯了罪還有甚麼說的昨日昨日裡二鬼差奉票來到要挈人到縣去誰敢阻饒鬼鬼差挈人是正理爲何推倒孝婦遇遇着了鄭孝婦將路攔到推之在地塵埃面執心燒爾爾奉上帝命在此管轄一方這樣大的事都不小心看管是卑職上天宮未曾料理手下人不知道因此輕拋好好不曉事大凡忠臣孝子頭上有有光難道你手下人膽子不成因此因此上陞路傍聲聲呼叫驚動了大神駕

來把心操吾吾神到此才知其情若非旭升救回險些誤了大事施施澤惠饒

恕我革職免了下一回再不敢這樣輕拋饒你去罷但孝婦無故受屈須當報答命你去在華陽縣托處提攜母子出頭鬼差飭城隍斬首旭升救人有功加壽一紀蒙大人吩咐我施恩不小在殿下忙叩首走上一遭旭升醒來驚訝不已後華陽太爺果命差來接去償銀三百安家又問有兒否鄭氏才說因婆婆得病無錢供養將兒賣了太爺命差到張家贖回孝感知孝婦之後必然昌達留在衙內攻書後孝感高中出仕時請誥封贈節孝無雙鄭氏高壽無疾而終時聞笙簫鼓樂迎去

朱氏節孝

康熙時廣東潮州府徐興娶妻馮氏生一子名有光誦讀詩書年二十餘功名未就徐興有貴友接有光爲幕賓十餘載積金千餘歸至中途遇匪人將銀搶去只剩四百餘兩回家娶朱元之女爲妻朱元一生教學爲業

常教女讀烈女詩章，閨閣女範。故朱女十七歲嫁過徐門，性極賢淑，克盡婦道，孝事公婆，恭敬丈夫，操家務，克勤克儉，待伯叔有禮有法，所生一子，名福生，一女名碧蓮。朱氏待之極慈，却又未嘗姑惜，鄉黨皆以賢婦稱之。不意嫁過門來未滿六年，徐有光忽得疾病而死。朱氏年二十二歲，僅有一子一女。福生兒才五歲，碧蓮女始三歲。朱氏痛夫亡，故服喪甚哀，日夜號泣難禁。徐與夫婦憐憫，媳婦年少，勸他另嫁。朱氏不允，跪公婆面前哭訴一番。宣尊一聲我公婆聽媳細嘆，媳不比無恥婦想嫁夫男。幼年時我爹爹教我女範，知三從曉四德，貞靜幽閒。十七歲嫁過來，成就姻眷。只想我夫妻們百年同歡，不料得媳過門，六年未滿，夫忽然染疾病命喪黃泉。這都是爲媳婦命運乖舛，在前世未曾修令該孤單。二公婆憫念我無夫陪伴，勸媳婦另自去配個夫男，依此爲二公婆把媳看賤，常言道好馬兒不配雙鞍，你媳婦雖愚蠢無甚識見，却知道爲婦女節操宜全，失節操是一件極大罪案，折墮了好人身，萬難復還。在生前落罵名，被人憎厭，到死後有何臉去見夫男？媳願學節烈女，千古稱贊，不願學無恥婦遺臭萬年。二公婆休得要再把媳勸，媳縱然苦死了，都無怨言。徐與夫婦見媳婦哭得傷心，說得理正，知他立志守節，心堅不亂，也不強勸。朱氏每日謹守禮法，身着素服，男女不通問，出入不妄動，守至五年，時運不正，所放賬項，被人掩騙，又被盜賊連偷數次，家漸緊逼。公公徐興，忽偏頭風，朱氏事奉湯藥，極其誠敬，百般調治不效，兩眼竟至失明。朱氏立心總要把公公眼睛治好，奈家物貧乏，無錢請醫檢藥，將他娘家賠嫁衣物首飾，盡行當錢，以治公公之病。其眼目略略住痛，然總是昏暗不明，漸漸賞財罄盡，家窮如洗。朱氏心中一想，我家真大不幸也。丈夫早亡，公公眼目不明，婆婆年老亦衰，兒才十歲，女才八歲，一家五口，靠我一人，怎能盤養得到。於今每日幫富家女代做女工針線，苦苦喂豬紡絲，以作公婆奉養之資，自己與兒

宣講
卷四
朱氏節孝

女每餐只食米粥菜羹而已，如此數月，其子福生忽染病重，半月不愈，朱氏就攔半月女工，家中無一餘錢，只剩米一二碗，鄉鄰又撥錢不來，看看一家性命就在旦夕，朱氏坐在房中，想起一家不能保全，不覺傷心痛哭一場。宣朱氏女坐房中想來好慘，我一生真果是大不幸焉。年二十有二歲，夫就離散，我立志把節守不嫁二男，奉公婆撫兒女，心無怠倦，又誰知運不正，錢財耗完，我公公患頭風，又痛雙眼，家物窮無錢使當，盡似鏹到如今，公公眼雖略好點，家窮得如水洗難度日天，我婆婆年老身不康健，下面的兒女小不知事端，一家中五口人靠我吃飯，我每日不惜苦喂豬紡絲，又幫那富家女代作針線，換錢文買谷米來把家盤得一文積一文，不亂花散，因此上一家人未受飢寒，不幸得福生兒，忽把病染，耽擱了半月工，不能賺錢，到今日只剩得米一二碗，看看的一家人性命難全，無有吃我餓死都還得淡，只怪得自己命該受連，餓死了我公婆，罪有千萬，餓死了我兒女，斷接香烟，越思想越悽慘，淚如雨點，倘一家得顧全，死也心甘，朱氏正在痛哭，忽見一白兔往屋內跳出，朱氏隨後看其何往，走到宅左土坎邊不見，坎忽崩墜，朱氏即走到前面觀看，見白金一缸，內有紅丸二顆，朱氏取回，拜謝天地，也不知紅丸有何用處，夜深就寢，夢神語曰：宣賢哉朱婦，節孝兩全，心意至誠，感格上天，天賜白金，復賜紅丸，爾翁爾子服之立安，朱氏驚醒起來，焚香拜謝天地，即將紅丸一顆，用開水與公公吞下，其眼由忽明，又將紅丸一顆，與子福生吞下，病亦即刻全愈，家道從此大富，送子讀書，其子後亦成名，朱氏壽享九十三歲，臨終預知死期，囑家人爲我治席，請親朋宴會，臨期當着親朋戒子媳曰：你們須要存好心，行好事，勿改我生平行事，時親朋聞鼓樂聲，至堂下而沒，朱氏談笑而逝，此節孝真誠之報，願世之守節者效之。

友愛全節

扶風縣史生名定國，弟兄四人。史生行二，生一子，乳名長壽。大哥名叫史定邦，生二子三弟，名叫史定綱，早死，無子。其妻徐氏，苦志守節，年方十九歲，自幼讀書，頗知文字。四弟史定常，年十六歲，尚未娶妻。徐氏剪髮守節，一心要抱大哥次子爲兒，以承丈夫禋祀。史生欣然應允。大哥猶豫不決，大嫂毅然不肯，以己只有二子，把子一個出去，又怕這個靠之不着，兼之四弟又在挑唆，大哥大嫂總要教他莫抱，不如將徐氏逼嫁出門，派分田產，這才穩當。大哥聽得四弟之言，越加不肯抱子，與他史生無奈，向徐氏說：你剪髮守節，這是合族之光。大哥不肯抱子，與你，這是他胆子太小了。我將長壽兒抱與你好，也不好。徐氏欣然答應。史生對妻說：我二人才二十四歲，未必就不生出兒子。妻把長壽抱與徐氏，接起三弟香燭，保全徐氏名節。神天默佑，必定越加要生好兒。唐氏說道：設若不生，史生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你我夫妻有此善念，上天最喜，那有不生兒子之理。縱然不生，我們體了父母之心，重愛三弟夫婦，盡其孝友之道，死後對得天地祖宗，就無兒子，也是無妨。唐氏聞聽此言，亦欣然應允。四弟史定常聞知，便對大哥史定邦說：二哥夫婦二人願抱長壽與徐氏，這樣子，徐氏有靠，他便不肯嫁了。這一段家業，看到二哥一人得了，大哥你把你次子抱與他。大哥說道：我先時已不肯抱，今日又如何開口。史定常說：我後來生得有兒，也要抱個與他。我題起頭，大哥你就要跟住我說。於是史定常說：二哥二嫂，你只一個兒，都要抱與徐氏。你兩人起的心思，我也知道，但我後來生了兒，也要抱一個與他。這些話都要寫出憑據來。你的抱約，我才畫押。唐氏聞聽此言，便說：我只一個兒，原是不肯抱過房的。你二哥不忍心，三哥無後，使你三嫂出嫁，失了名節，他才苦苦要我把壽兒抱與他。你今日反說我兩人起了心思，是怕我想佔他的家業。既是這般說話，我的兒不抱了。你要抱你只管抱去。史生說道：四弟如何說爲兒想這田地去了。

古言道謀人妻子不顧家謀人田地水推沙外人的田地尙且謀不得如何謀得兄弟的田業相欺兄弟即是相欺父母既不爲孝又不爲友根本大壞焉望枝葉茂盛四弟我抱長壽與你三嫂並非貪謀這一般田業我想父母生我們弟兄四人費了千辛萬苦才把我們弟兄盤養成人不幸父母去歲雙亡至今滿一年三弟又死想三弟十四歲丟了詩書回家務農至今七年實在受了多少勞苦剛剛掙起家業忽然一病而亡在生未曾享福死後連香烟俱無又使他妻不能保全名節你想父母之心安耶不安三弟之心甘也不甘況你三嫂青年守節他怕他父兄嫁他已經將頭髮剪了這樣苦心苦志竟使他單身無靠想此情形你我之心又怎樣過去爲兄心中不安是以忍着疼痛苦勸你二嫂把長壽抱與徐氏四弟心中生疑怕我吞謀這分家業你後來也要抱個兒子與他這也可得但大哥你還抱也不抱更定那說你們俱抱了我也要抱一個徐氏聽得此

言明白那是抱兒與我實實是派分我丈夫的絕業心頭想起越加傷慘就走至丈夫靈前放聲大哭曰我的痛心夫我的冤家郎自從去歲嫁與你夫只想鴛鴦地久天長那知冤家不久長夫半路折散好鳳凰郎一年未滿就分散夫如何丟得這般忙郎丟得爲妻好悽慘夫無兒無女守空房孤孤單單人一個夫教奴如何守得嬌郎因知我爹要嫁我夫不許爲妻守空房郎爲妻雖是女流輩夫却知名節與倫常郎好馬不披雙鞍子夫烈女不嫁二夫郎郎爲妻幾回欲死去夫又念無人來燒香郎爲妻心想不死去夫又怕奴的爹和娘郎爹娘嫁我因害我夫又怕歹人心不良郎無奈才把剪刀掣夫剪得頭髮光禿禿郎剪了頭髮無人要夫爹娘才不說下堂郎一心與你抱兒子夫墳前才有人燒香郎多蒙二伯相憐念夫願把長壽抱過房郎爲妻聽得心懽喜夫那知么叔是鐵腸郎他未娶妻那有兒夫也要抱個分田庄郎大伯聽得么叔話夫也說他兒要

過房，郎這樣那是抱兒子，夫明明是要分絕房，郎這樣抱兒我不抱，夫情願與你一路行，郎冤家你快來接我，夫接我同去見閻王，那時徐氏邊哭邊走，走在房中將門緊閉，史生見事不好，便在門邊連聲叫喊，賢弟媳死不得，想錯了，你想到完了你的名節，你丈夫的香烟後代，豈不絕了慢慢商量，自有下落，徐氏聞聽有下落，又放聲哭曰：我的傷心夫，我的冤家郎，為妻正要穿衣服，夫忽聞二伯在門房，郎連聲喊叫死不得，夫死了無人來燒香，郎奴想冤家死得苦，夫無有後代奴心傷，郎二伯既說有下落，夫為何么叔不開腔，郎大哥他也全不說，夫細思細想沒下場，郎大伯么叔逼我嫁，夫奴想也非為田庄，郎兒我守節太年輕，夫怕奴不潔又不長，郎奴本是個有恥婦，夫他怕奴是無恥娘，郎奴的心志他不曉，夫無怪要逼我下堂，郎奴的心腸無處表，夫只得將面來損傷，郎從今以後不打扮，夫只穿粗布舊衣裳，郎紅紅綠綠都不要，夫一齊掣來付火光，郎一身四體

全不像，夫誰個過來把奴殃，郎夫與伯叔且放心，夫奴決不肯敗家綱，郎奴今現出苦情狀，夫看他又是何心腸，郎奴受痛苦奴不怨，夫陰靈你要做主張，郎但願叔伯回心轉，夫與你接起萬年香，郎徐氏哭罷就開衣箱，取出銀翠首飾，盡行打爛，顏色衣服，盡行燒了，又取粉粧盒子打碎，手掣磁石，將臉畫爛，眾人把門打開，前去一看，只見徐氏滿臉是血，史生見了，兩眼流淚不止，史定邦、史定常低頭不言，史生哭曰：大哥么弟，你看徐女子一次剪髮二次燒衣，兼又損傷容貌，這不是真心守節，誰肯做這傷身之事，弟勸大哥將你次子抱與他，好耶不好，史定邦說：你們要抱，你只管抱，以後再不講這個抱字，史生又問：史定常說么弟我暫且把長壽抱與他，養到你日後生兒下地，就抱與他，我把長壽收回可耶不可，史定常仍然不肯，第三天眾族知道，個個不依，說守節抱子原是要由他選擇，他心愛則抱，不愛則不抱，律例如此，豈有由他措住的道理，就要抱約，便立抱

約史生再三不依，族人寬限，姑候他十日回話。不依再告，不遲。第二日，史定常之妻艾氏聞聽此情，心想請父親勸夫，又未過門，父親必不肯去勸。卽勸亦說不出口，也是枉然，無可奈何，只得自修書信一封，用小盒封定，托媒人李向榮送與其夫史定常觀看。史定常揭脫封皮，開盒一看，並無別物，只有書信一封，折開觀看，有話十二句：夫郎須要存恕道，休謀田地，逼兒嫂，生死遲早不可知。誰個頭栽長命草，設若夫君似三哥，難道叫奴隨人跑。倘若三哥他像夫，又教爲妻怎樣了。奴受三嫂那般苦，夫在泉下如何好。將心比心細思想，與其後悔不如早。史定常看了這十二句話，心中暗想：三哥身體強壯，五天疾病，便回陰府，我的身體萬不及他，焉知我的生死遲早。妻說誰個頭栽長命草，這句話果真不錯。設若我一死了，難道叫我妻室跟隨人家不成，也是他要他守節才好。既是要他守節，他又沒得兒子，他的身靠何人，豈不是逼住他爲賤婦了。這正差矣，實在錯矣。便與三嫂徐氏陪罪，又與二哥二嫂服禮，自請家族與徐氏書立抱約甘心花押，永無異言。史生將長壽抱與徐氏爲子，後十年初無生育。史生夫婦毫無怨言，只是教兒好心孝養徐氏，不可少有分心。又一年，連生二子，少年成名。徐氏六十四歲無疾而終，後有善者夢入冥府，見史徐氏享天堂之福，封爲苦節永清元君。因史艾氏尙未過門，寄書勸夫，使夫回心向善，可愛可欽，封爲貞閨玉女。又見史生受冥府城隍之職，一百二十年發放投生爲學院。

黃氏節孝

嘉慶年間，青城有一人，姓文名惟清，娶妻黃氏，年十七歲，子歸文家，克盡婦道。及至二十九歲，惟清得下一病，黃氏煎湯熬藥，不離左右，執意惟清病體沉重，醫藥罔效。因對他妻子囑咐一番，宣尊一聲賢德妻，細聽我講爲夫的話，緊記心旁。我今日得下病，生死難量，怕的是不久日命喪。

黃梁

夫君呀你不過是災月降，怎麼說出斷頭話來了。我的妻第一要早

立志向體三從合四德才算賢良，倘若是為夫死妻要竟想，莫惹氣莫焦，愁苦守孤孀，常言道守節婦神人欽仰，豎牌坊挂匾額萬古名揚，果能夠全節操體夫志向，夫雖死在陰靈也得沾光，這些話為夫的暫且不表，提起我兩件事好不慘傷，第一件親養兒原為奉養，光於前裕於後不振家，那至如今夫一死不能奉養，我的妻須替我盡力無荒，安親心養親身，隨你力量比不得為夫在，或可荒唐能盡孝，自然有神天默相，能盡孝為夫的，死也安康，切莫說守節人不孝無恙，那知道無孝行難見閻王，第二件養兒女人人厚望，父生子子生孫，繼述不忘，誰知道夫命薄全無生長，孤單單丟我妻獨守空房，縱然是我無兒也要會想，或抱姪也可以接繼我房，况兒女這本是閻王註定，我的妻要耐煩苦守清孀，說到此不由我喉哽難講，說至此不由我心如刀傷，我的妻把我言緊記心上，到來生夫妻們再效鸞房，惟清說畢，氣絕而亡。黃氏盡禮盡哀，以禮安葬，從此謹遵夫命，孝養公婆，誓不改嫁，誰知他公婆素性狠毒，今見他無子，又見他容貌出眾，欲將黃氏嫁幾兩銀子，遂對黃氏說道：你丈夫已死，你又無兒，不如另嫁一門，使你終身有個靠處，到底你說好也不好。黃氏聽得此言，止不住眼淚，哭訴一番。黃氏女聞此言，淚流滿面，尊一聲二公婆細聽媳言，說到未說，做起你那個樣子。想公婆接媳婦所為那件，無非是望孝養送老百年，我不希罕你送老，今不幸我的夫他把命短丟為媳，一個人獨守孤單，孤單正好嫁，媳理該事公婆替夫顧臉，媳理該抱姪男接繼香烟，怎教我嫁二夫另配好漢，是這等喪天良媳，心何安。你不嫁你舍不得那一點，你的兒臨死時再三勸免，叫為媳要耐煩苦把節全，死都死了還管他這些，我的夫他今日雖把命短，難道說為媳婦肯背前言，况婦女失節操終身抱怨，常言道節烈女不配二男，我肯信你守節就守出個甚麼好處來。

二公婆再不必替媳打算，若強逼媳，只有同赴九泉。黃氏說明他的心事，他公婆也知不可強逼，遂對他說道：「我到好心待你，你反不知感情。」二回休得怨恨於我，從此待他格外刻薄，磋磨過分，總想逼他改嫁。孰意黃氏心堅似鉄，任他百般磋磨，毫無怨言，且恪盡婦道，奉養無所不周。厥後翁沒，姑生一癱，十年未愈，膿血沾染，腥臭難聞，痛苦莫及。人以爲報應所致，黃氏盡心調治，不離左右，十年未嘗稍有怨言。他婆婆自知磋磨媳婦所致，因對黃氏自悔前非，曰：「淚滾滾，叫賢媳且莫抱恨，爲婆的到今日痛改前情。」媽呀！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媳婦怎敢怨恨？想媳婦到我家幽嫻貞靜，公婆前並未曾大氣高聲，媽呀！這是你老人家誇獎的。早問安晚送睡，件件恭敬，熱打扇冷烘衣，事事殷勤，夫婦們並未曾使過傲性，奉飲酒奉茶湯，相敬如賓，妯娌間真算得相愛相敬，並未曾論強弱爭過輸贏。家庭內灶君神人問司命，媳未會不敬灶，褻瀆神明，論五穀與字跡，人當愛敬，媳未曾賤五穀，亂繡字文，論打扮爲婦女原貴，素靜媳未曾好艷粧，惱怒天神，閨門中自重地，媳能謹慎，又勸人莫打胎，莫溺女嬰，賢媳婦你爲人婆，難言盡。到今日，娘想起追悔不能，我的兒，你守節本是正分，爲婆的大不該嫌賤你身，莫怪娘做的事十分殘忍，皆因是未讀書，道理不明，多苦了媳。早晚全不傲性，多苦了娘，得病媳不離身，好飲食未許你飽吃一頓，好衣衫未許你穿過一身，好親戚未許你私自問詢，好酒席未許你一路同行。些小事一概的要你檢點，重活路務要你一人任承，事做錯，娘待你絲毫不隱，事未錯，娘待你分外刻成，爲婆的從前事殘酷太甚，到如今受慘報，追悔不能，惟願得賢媳婦神天庇蔭，享榮華，享福祿，快樂長春，他姑說畢，氣絕而亡。黃氏後抱一子，讀書成名，旌表其門戶。及至道光丙午年三月十四日，壽晉六秩，無疾而終，死時見有金童玉女來迎，村人聞有笙簫鼓樂，人莫不以節孝雙全，得有奇報如此。

宣

卷四 黃氏節孝

七

斷機教子

昔有一節婦，名叫秦雪梅，是商林的妻子。那商林之父，名商瓊，官拜吏部尚書之職。在朝曾與秦閣老割下衫襟，將秦雪梅小姐許配商林。不料朝中出了奸臣吳容，詐害商瓊罷職爲民。秦閣老將他女婿商林接到府次，攻讀詩書，候他金榜題名，然後配合。商林在秦府攻書，將近半年。一日三月清明，商公子出外遊玩，小姐見公子出府去了，來在商公子書房，看他詩賦文章，恰好闖着商公子踏青而歸。商林一見小姐，才貌雙全，心中思想，不覺得下病疾，卽速送回商府調理。他父親托媒人去到秦府求親，誰知秦府舊規，不招白衣女婿。商遂將丫環愛玉打扮作秦雪梅的樣兒，與商公子配合。公子病愈之後，以秦府之事問媛玉，媛玉對答不上。公子解開其中情弊，舊病復發，遂一命身亡。却說秦雪梅聽說商公子去世，氣死半個時辰，方才還魂轉來，想到烈女不嫁二夫，就要過商門弔孝。他母親說未出閨門，那有弔孝的道理。況未曾婚配，難道你去守着商公子的靈魂不成。雪梅說兒雖比不得古來烈女，也要學孟姜女哭倒長城地。於是頭戴孝冠，身穿白衣，來在商門弔孝。聞聽得媛玉正在哭夫，雪梅怒罵道：「誰敢哭夫，商瓊才將充喜之事細說一番。」雪梅方才知道其中緣由，又見媛玉身懷六甲，就在靈前結爲姊妹，一同守節不歸。已近半載，三月清明，同着媛玉來在商林墓前祭奠。媛玉忽然肚痛，卽速回家，生下一子，更名叫做路兒。雪梅大喜，於是朝夕織布，守着路兒，已有六七歲了。送入學堂攻書。不料路兒一日在學堂與蔡家學生肆鬧，那蔡家學生來在雪梅面前，將路兒告了。路兒歸家，來在機房，雪梅教他挈書來，唄他書唄不得，又叫他挈家法來。路兒問到挈來打那個，雪梅說挈來打你。路兒說你要打不該自己坐個來打，打別人的兒子，你到不心疼的麼。雪梅比卽問道：「兒哪，這句話是公婆對你講的，還是二娘對你講的？」路兒說也不是公婆講

的也不是二娘講的，自我自己講的。雪梅答應道：你人小鬼大，怎麼曉得說出這兩句話來了？路兒說：我日後想做官的人，難道這兩句話都說不成了嗎？雪梅聽見，心中暗想：是我舍了相府富貴，來在商門守節，撫養孤兒。剛才這大說出此言，日後長大成人，還肯認我嗎？於是哭哭啼啼，用刀將機布割斷，收拾要回秦府去。那商老夫婦聞聽此言，來在機房，見機布割斷，問其來由，才知是路兒不曉人事，將言語觸犯他娘親。於是叫路兒身帶家法，來在他娘面前請罪。因勸哭道：「真尊賢媳婦，你且細聽細聽。我愚老兒哭訴衷腸，蒙小姐舍秦府富貴不問，到寒門來守節十載，有零皆因是小奴才人事不醒，出言語觸犯你，便要回程。我二老年紀邁桑榆晚景，身死後路兒小又靠何人？想世間孤寡的却多得，那像我商門中這樣艱辛。」哎呀小姐呀算起來我家中有三不幸：一不幸到老來絕了子

星，二不幸我媳婦紅顏薄命，三不幸商路兒腹中損親，訴不完嘆不盡一時苦境。勸小姐放開懷，莫要變心。縱然是二老話不能依允，何不將死的情看上幾分，叫路兒上前來，即忙跪定，千萬錯娘面前自己請刑。秦雪梅聽得商老夫婦啼哭不止，又見路兒在他面前跪着不起，不覺哀哀慟哭，教訓路兒一番，見路兒跪娘前心如刀割。兒哪非是娘一時間變了性情，都只爲你的父早已喪命，丟下了一家人孤獨無成，想當初在朝中兩家爲聘，只說是百年好，永結朱陳。那曉得我朝中奸賊當令，削去了公公職，歸家爲民，接你父來相府書房坐定，候高平才與他洞房新婚，讀詩書在相府半年，相近三月內清明節出外踏青，爲娘的進書房看文長進，恰闖着你的父觀景回程，你的父一見娘神魂不定，得下病，請媒來央求接親。怎奈你父那時未能上進，我秦府三輩人不招白丁，瞞過娘將媛玉假扮房進，候病好，中皇榜，再接娘身。那曉得父病好知道音信，不數日舊病發一命歸陰，爲娘的聽見說氣死幾陣，願不得羞合恥來。弔夫君到上房聽

媛玉夫君稱論不由娘一陣陣怒氣生噴二公婆把緣由細說一陣娘才知其中的一段事情見媛玉一時間身懷有孕結姊妹在靈前苦守商門過一載又清明挂掃墳境歸家來媛玉妹姣兒降生那時節奏雪梅喜之不盡商門中這一下有了後根日夜的將姣兒殷勤撫引才五歲送學堂去讀書文只說是讀詩書討個上進中狀元點翰林金榜題名入皇朝吃俸祿官居一品也不枉秦雪梅萬苦千辛那曉得兒讀書全不發憤每日裡與窓友鬧事要橫蔡學生到家來對娘細稟他說是你路兒把我欺凌娘此時才知道其中弊病兒歸家叫唄書一句不清娘打你你說話實在難聽說爲娘不是兒生身母親平時間爲娘的把兒要緊未過門就守節所爲何因一句話一時間將娘提醒秦雪梅才知道枉費苦心斷了機關秦府不把兒訓二公婆說的話句句心疼娘無奈轉念頭仔細思忖念在兒不曉事年紀尚輕從今後兒說話休要糊混總與你商林父把口氣爭縱難學孟夫子道繼往聖也要學宋狀元杆甲聯登且不可在學下與娘傲令耽誤了我的兒年少光陰商路兒呀把爲娘這番話時時驚凜快起來去讀書各透前程秦雪梅教子哭了一陣商老夫婦叫道路兒還不在你娘面前謝恩嗎下次不可造次了如是將路兒扶起雪梅從此以後更加刻成路兒後來竟至中了狀元無非仗着母親之力世之節婦教孤兒者當取法秦雪梅可也

全節救夫

天台縣汛李千總標下有步兵其妻郭氏有姿色千總一見心動適值囑唯鬧事千總命步兵去拏兵去外千總到步兵家戲其妻誰知郭氏堅貞正色拒之一日步兵回家郭氏以千總戲已告之步兵懷恨在心後值千總過兵門外步兵接進家中他本粗魯之人忽想起前日戲妻之事便拏把菜刀竟欲殺千總千總卽奔往縣主說他無故執刀殺本官縣主亦不

詳查卽判以下犯上例該斬首遂將步兵下獄郭氏一子一女未滿十歲上無公婆下無伯叔郭氏衣食無措每日勤苦紡績賣得錢文與夫送飯自與兒女受餓過日凡差役兵丁見郭氏美貌無不動心誰知葉禁子頭見郭氏姿色遂在兵前殷勤服侍一日向兵道你犯了這重罪多半不能得活我尙未娶妻你若身死何不將你妻子嫁與我一則你的兒女有照管二則你妻子也有靠處步兵聞聽大喜遂對妻子言道這個禁子頭與我好萬一我身死你可嫁與他你母子有靠處他必不薄待你妻可允否郭氏聞聽大驚不覺傷心嘆曰宣郭氏婦聞夫訓自嗟自嘆尊聲夫你爲何說出此言夫今日丟下監不爲那件皆因是爲妻子惹下禍端妻每日打主意心內輾轉只想望救丈夫提出深淵倘若難逃刑斧出閻斬那時節痛我夫心甚不甘論此情妻就該死見夫面縱不然也就要苦把節全苦守節撫兒女替夫顧臉也不枉配我夫一世姻緣怎教我配二夫另嫁好漢是這等喪天良妻何心安夫今後再不要替妻打算但願夫要會想十分耐煩郭氏與夫說明心事又寬慰一番仍回家勤苦紡績心想到無錢是事難獄中夫無錢使母子又難度日不如將兩個兒女拿去賣幾吊錢以着監中之費自己再找別路遂將兒女長街去賣臨時吩咐一番心內傷慘哭道兒呀娘牽兒上長街實在悽慘這一陣不由娘心如箭穿兒的父因爲娘害他不淺受刑杖丟獄中好不慘然爲娘的與你父天天送飯無奈何因家貧缺少費盤在家中又要把兒女顧盼我母子難度日費盡周旋兒的父犯此罪隔死不遠看看的丟爲娘獨守孤單怕的是奸邪人再來侵犯娘只有與兒父同赴九泉爺娘死我姣兒誰人照管你自己焉能夠找吃找穿爲娘的細思量別無主見只有是賣與人替娘養盤賣人家要勤快切莫懶耍學一個乖乖樣兜人愛憐及長大報父仇方遂娘願又望兒逢佳節拜掃墳前今分別娘與兒話難盡嘆從今後我母子天

各一邊，郭氏吩咐畢，他兩個兒女雖小甚聰明，一聽得就啼哭，向娘說道：「媽呀，兒是不肯去的，媽要同爹死，兒也同爹媽一路死去，不願去服侍人。」當時郭氏又向兒女道：「娘已曾吩咐明白，賣與人家，香烟或未絕斷，且賣得錢來，與你爹爹作牢費，也是你兩個兒女孝心。」於是牽起兒女，哭哭啼啼到街上，人人看見，無不下淚。時有富翁見之，憐憫，就將兒女買去，撫養出錢三十千。郭氏將兒女給富翁，把錢領回，用幾吊錢辦些禮物，其餘盡行送監中，托禁子頭把丈夫請到監門會一面向夫說：「你在牢中，一切都承葉禁子照看，今將兒女賣與人，得錢三十千，辦有禮物，送禁子頭，下剩有錢二十餘千，夫君以作用費，今後妻去幫人去了，又寬慰丈夫一番，不覺悽慘起來，想起來心兒內自家埋怨，尊丈夫聽為妻細說根源，這都是為妻的福薄命淺，使丈夫惹下禍，丟入禁監，恨不得殺仇人替夫伸冤。願我夫把妻兒須當看淡，切不可放心內，息氣傷肝，妻今日去人家服侍茶飯，吃人飯，受人管，那得偷閑，恐異日不得來把夫相看望，丈夫自保重，無忽妻言。臨別時，妻無有多言相勸，這一陣不由我心內慘然，哭一聲，夫與妻各自分散，哭一聲，小小兒便離娘邊。這件事想起來，心實不滿。」夫曰：莫為妻莫為兒，且自保全。郭氏向夫哭訴一番，步兵心中不忍，見妻哭去，幫人不能常來見面，也囑咐一番，不覺下淚。聽妻言這番話，如刀割胆，想起來不由人暗裏心酸，多苦了妻與我，早晚送飯，多苦了妻與我，辦來銀錢兒和女賣與人，莫堪抱怨，怎奈何為父的把他牽連，妻無靠去幫人，低聲下賤，都只為夫害你受此熬煎，勸我妻莫把夫常常望念，在人家也還要自己耐煩，從今日分別後，恐不再見，夫妻們待異日相會九泉，步兵向郭氏吩咐一番，夫妻哭哭啼啼，哽哽噎噎，說不出話，含淚分別。郭氏想了丈夫已有牢費，兒女已有安頓，我尚年輕，倘遇奸人，難把節全，不如在仙人渡淹死罷了。走到溪邊一望，不覺傷心，哭道：「這一陣不由我魂飛魄散，一

路走一路哭來到溪邊想起來為何因時衰命蹇莫非是我一生壞了心田莫不是我前生不能行善欲要將這情由抬頭問天哭一聲我的夫我的兒一齊斬斷只有是望來生再結良緣郭氏哭罷跳入水中而死時水漲甚急郭氏端坐水中如生鄰近見者報到縣官親來查實此事奏明皇上倒旨下來把千總正法將步兵提出監中放回縣主厚加賞恤郭氏御賜旌表貞節牌坊富翁仍將兒女還他步兵見郭氏死得甚苦遂終身不續娶亦為義夫撫兒女成人郭氏死節將丈夫冤屈伸明兒女依然團圓本身又享旌表貞節之報如此為婦女者可不以此為法哉

割耳完貞

天地間之正氣除了忠孝就是節義人生在世若能全得這兩個字就算完人了生受

皇恩寵錫死後名列仙班何等尊貴何等快樂無如世間有等婦女每每不知

大義一遇夫亡子幼就想出門再嫁深為可惜凡是女子家不幸丈夫早亡不論你有子無子都要立志守節殊不知這一等人天地為之生色日月為之增光不信但聽我說個烈女割耳毀面到後來一門貴顯無比的人與你們聽聽康熙三十五年閩城有一秀才姓林名國奎十六歲入學配妻鄭氏天姿絕美守正端方夫婦雙雙正是天生配合所生一子僅才數月不料林國奎陡染一病服藥罔效鄭氏割股救之亦不能愈竟一命身亡是時鄭氏見夫一死不願獨生死而復甦者數次但堂上母親乃是後娶鄭氏夫妻平素事之至孝後母所生一子名國璽年方一十二歲孝友亦如其兄他見哥哥一死母親有逼嫁嫂嫂之意全憑他在於中調停一日母謂鄭氏曰你這賤婦夫死妻必嫁古之常理你不趁年紀尚輕另行改嫁恐過後無人要了鄭氏聞聽此言心想後母不能容我不如早早尋個自盡以全其節遂修書一封竟自出門而去那國璽見得他嫂嫂面

帶憂容隨後遠遠跟定他，孰知嫂嫂竟奔往哥哥墳前去了。國璽亦跟至墳前，躲在一邊觀其動靜。只見他嫂嫂坐在墳前痛哭一場，哭一聲我的夫，珠淚滾滾，聽爲妻一一的細訴哀情。奴與夫同結髮，本是天定，郎有才女有貌，相敬如賓，可喜的奴的夫，勉勵發憤，十六歲才出考身入黌門。那時節爲妻的好不歡幸，過一載妻有孕，姣兒降生，我夫妻日同坐，夜則同寢，去書房未歸家，刻刻望心，粧台上夫與奴畫眉理鬢，或時間手拈筆戲點硃唇，在綉閣夫妻情表之不盡。又何異天上的牛女雙星，只說是我的夫功名顯進，不料得忽然間疾病纏身，奴比時提鋼刀割股救命，盡都是薄命妻親手調烹，又抽籤又問卦，神靈不應，轉藥方換過了許多醫生，般般的主意兒，妻也打盡，漸漸的我夫君病體加增。那一日夫妻們言語未盡，偶然間兩目暝一命歸陰。那時節哭得奴昏迷不醒，奴那時情願死不願獨生，幾次裡奴要想投環自盡，又轉念姣兒小上有母親，夫死後妻一人長夜抱恨，進臥房心慘切，哭數五更，睡夢間恍惚見夫的形影，醒來時獨照看一盞孤燈，睡不着等雞鳴，姣兒又醒，一夜的孤單單坐守天明。只說是將姣兒撫養結聘，又誰知我母親每每生嗔，今日裡我母親越發怒甚，逼妻子另行去改嫁別人，妻要想撫姣兒，誓死性命，又恐怕一失節無面見君，到不如趁此時來在荒徑坐枝頭，尋自盡與夫同墳。夫呀，夫呀，妻在這裡，特來尋你，兩不孤悽，鄭氏哭畢，遂將紅綾一幅，掣在手中，將尋自盡。國璽兄弟在一旁親看見，見事不妥，幾步趕向前去，將手中紅綾拖來，丟在地面，跪在嫂嫂面前，大呌一聲嫂嫂呀，死不得，便痛哭起來，叫聲嫂嫂，淚拋沙，細聽小弟說根牙，哥哥前娘先生下，同天各地我與他，我本嫂嫂來引大，今年十二娃子家，跟着哥哥不閒暇，進了學堂把書，掣五經四書都讀罷，全是哥哥教訓，咱回來在嫂房圈耍，常在一旁看綉花，哥哥一死我欠星，一見嫂嫂暗悲嗟，我母早晨那些話，由他說出一吧哪，真真說

宣講身要 卷四
的不像話口中不住吐枇杷。嫂嫂看在弟面下，快快回去引娃娃。嫂說兄弟呀，爲嫂的回去，母親定自不愛的。既然不回，都也罷。爲覓送嫂回娘家，漫漫將母來勸化，要他轉念學菩薩。每天我來看嫂，要送些錢米與鹽茶。寬懷居住娘家下，莫用心焦做事差。姪兒撒橫莫亂打，恐防失手傷了他。不久爲弟來接駕，暫住幾日也更佳。今朝尋死爲逼嫁，我母臭名越更加。嫂嫂若不信我話，同死此處不回家。難道兄弟是牛馬，想着嫂嫂淚滂漉。叔嫂哭得咽喉啞，不覺紅日往西斜。那國璽守着嫂嫂，大哭一場。鄭氏心思已被兄弟哭軟，叫聲兄弟，你且回去爲嫂回在娘家，要幾日回來就是。國璽說道：嫂嫂一人在路上行走不便，待爲弟的送嫂嫂回去。於是叔嫂二人來在鄭家，又將嫂嫂被屈之事說了一番。又私下囑咐鄭親母，小心照應。嫂嫂當下歸家，將姪兒稍負送至鄭家，一同在鄭家宿了一夜。次日又將嫂嫂勸諭一番，然後放心歸家。此時國璽回來，將近月餘，書也不請。飯也不吃，每日要去看他嫂嫂。一次益米都是自己親身送去。每次歸家來，只是想睡，就像有病一般。他母親問道：兒是那些不好，何不請醫生調治。國璽答應道：兒病非醫生所能治。母曰：兒病既不能治，爲娘老來身靠何人。國璽說：有嫂嫂姪兒尙在其母，低頭垂淚不語。國璽乘機進諫曰：母親既怕兒死，身無所靠，當初何故逼嫂嫂改嫁呢。母曰：爲娘一時錯了。我兒卽忙去迎接嫂嫂姪兒回來，爲娘在此倚門等候。國璽見他母親回心轉意，卽刻步到鄭家，說與嫂嫂知道。稍起姪兒同回家中，未及入門，母親接着。鄭氏雙膝跪地，哭泣一場。一見我母放悲聲，雙膝跪在地埃塵。媳婦違了母親命，歸寧父母一月零。母親說兒哪，快些起來，莫要哭這一陣。走勞了，少在家中把孝盡。念在母子苦盡了，那個還來怪你。媳婦非不從，母命欲全節義守堅貞。這是我兒的志向，爲娘不曉得一時錯出言語，就觸怒了。你呀。

丈夫去世三年正，媳婦時常望在心。從前忍愛想難盡，何必再

覓畫眉人

本是你的好處但是爲娘念你獨守空房一時就錯說了一句

話得罪了你媳婦你還要耐煩些

夜間珠淚常濕枕醒來獨自守孤衾更

深那得愁人夢輾轉不寐聽雞鳴你丈夫丟你獨守空房夜間冷冷落落想來也是十分傷慘又怎麼睡得着呢但是我兒也要放寬些恐怕忌成了病爲娘越見下不倒苦了不想茶飯常多病欲死隨夫子年輕歲寒然後知松勁雪裏尋梅色更增你莫想錯了你還有年幼的孺子日後長大成人方顯你今日守節之苦你的心事那個曉得他人不知兒心哽請把鋼刀頸上橫頭可斷去不改性終身從一豈分心還望母親把媳婦裙延歲月撫兒成那婆婆見他媳婦跪在面前將手扯着一同慟哭起來手扯媳婦轉內庭不由爲娘兩淚傾非是無故將娘恨我把事情看得清世間多少假硬掙到了半途就變心做的事情少端正真真不怕笑壞人身上穿的大襖滾腳下花鞋色色新金花兩朵包盤頂斜插銀子與翠屏油烟搽鬢打鉛粉使人一見弔了魂格式堂堂真有與風流穿帶好蘇筋這種節婦人思論後來定要出醜名只說我兒年紀小恐怕像着這等人一言出口兒生忿幾乎一命喪殘生你去墳前尋自盡使我坐卧不安靈今日重逢真萬幸莫將前言記在心出入庭幃當謹慎免得謔言敗你身身上衣服要潔淨穿紅着綠惹人評媳婦容顏雖端正猶恐他人起邪淫雖然你的志向定也防惡類禮不分此時爲娘真實論但願媳婦潔如冰你今守節人欽敬自有

皇恩

錫汝門那國璽兄弟又將母親勸住同嫂嫂進房去了他在後面抱着侄

兒來在堂前一家老幼從此歡聚國璽過了幾日到書房讀書去了家中事務母親一概不管盡行交與媳婦料理一日鄭氏在後園割麻族中有一浪子見鄭氏美貌就將言語調戲鄭氏鄭氏大怒將刀毀面割去兩耳丟在浪子面前反身入室母親一見大驚不知爲着何故便哭道

母媳婦

宣讀集要 卷四
今日爲何焉，兩耳不成血染衫。媳可恨浪子真狗胆，忽然立站我身邊。母
低頭莫把他人看，各自歸家把門關。媳一時媳將容顏變，割去兩耳丟面
前。母何不挖去他雙眼，反轉自己受熬煎。媳我見外人羞滿面，奮氣提刀
自毀顏。母五官殘缺娘憫念，使娘一見心不安。媳西子不潔人生厭，紅顏
多爲惹人看。母這等節烈真稀罕，我兒不愧女中賢。媳欲全大節誰敢犯，
立志如同銖石堅。婆媳二人痛哭一陣，命人去在書房中說與國璽知道。
那國璽兄弟，卽刻回家一見嫂嫂，問其情由，心中大怒，遂投族中長者一
同進縣鳴官。本縣父母官將族中浪子叫去，責打四十，枷號三月示眾。太
爺申文進京，康熙

聖主嘉其節烈

恩賜旌表建坊。鄭氏其後兩耳復生，不改前像。後來國璽與侄同發憤讀書，同

榜登第。鄭氏受誥封爲一品夫人，享壽九十八歲而終。從這一案看來，凡

婦女居孀者，當學鄭氏立志守節，以全大義，則姓字流傳萬古，豈不美與

割鼻誓志

昔有複姓夏侯氏，字文甯，所生一女，取名令姑。自幼許與曹氏子名文叔
爲妻。二十五歲時過門，夫妻相敬如賓，事翁姑盡孝。過門三年，一脈未生。
不料文叔病故，令姑守靈七七四十九日，每日號泣，聞者莫不悲傷。一日
家人戲言之曰：爾青春年少，且又無嗣，何必悲傷恚的。令姑聞之，恐家人
嫁已，是夜哭訴一番。宣曹令姑在靈前淚流面滿，哭一聲，奴的夫好不慘
然。奴自幼在閨閣，曾把書唸，知三從合四德，常放心間。十五歲到夫門，未
懶半點。翁姑前妯娌後語，無片言爲甚。麼夫一死，家人致怨，怨爲妻又無
嗣。青春少年，莫不是家中的起有別見，暗地裡要將奴另嫁夫男。奴豈比
平常輩，拋頭露面，全不思夏侯女，豈是等閑。奴這裡把心事對他明嘆，不
嫁人是一句不便出言。奴只得將青絲剪斷大半，再將奴左耳躲割去一

邊擺靈前望夫君陰靈朗鑒使家人與六眷免後亂言時值半夜有一鄰婦慣做媒的名叫張婆聞聽哭聲內有嫁人二字聽得不明不白心下疑慮曹家少婦生得聰明俊秀自從夫君死後每聞啼哭都是恩愛之語今夜何得哭的是嫁人之言莫不是有人與他做媒要嫁了不成等我明日去至他家與他做媒他若肯嫁我與他找一男子我也好得媒錢主意已定到次日早起用過早膳便往曹家走走張婆主意安排定兩腳如梭走不離平日說話無人比青油抹過兩嘴皮來過曹家施一禮自己坐下笑嘻嘻令姑靈前還息氣聽我把話說根基曹家先生身既死何必苦苦淚悲啼不遠有個新舉子他要娶房小嬌妻年紀不過二十歲才郎美貌世間稀孤衾獨枕有何趣不如趁早把姓移令姑聽得把臉一紅便罵道宣你今好比在放屁奴家不是那東西良馬不肯雙鞍子烈女豈做兩人妻各自討些方便好何要在此亂糊題打狗棍子看打你少時傷你厚臉皮

你看曹令姑說了幾句竟自進房去了張婆聽得無意無趣懨懨安妥亦各自回家不表再說娘家父母夏侯文霄思想女兒嫁去曹家方才三載不料女婿身亡迄今百日已滿令人接歸散悶轎到門首文霄夫婦相迎令姑一見父母兩泪交流進得堂前恭身施禮已畢坐下文霄夫婦用目一看只見兩鬢短髮垂拖又不見左耳他的母親見此情形用手將孝帕揭開豈知是一個光杆杆的腦殼文霄因驚訝問道兒呀歸家來爲甚麼如此模樣莫不是你夫死翁姑不良打罵你嫌賤你你對父講爲父的去問他自有主張爹爹不是的翁姑未曾嫌賤娘問打罵否未曾打罵娘莫不是妯娌們無有遜讓爭勝負分彼此論短道長媽不是的妯娌未分個彼此也未爭個長短父量爹爹越發不是了娘既不是兒就該對我實講免二老這心下恹恹惶惶爹娘要問請听未開言先弔淚從頭細講請爹爹和老母須聽端詳皆

是兒命運乖無有福享適曹姓三年滿無有兒郎不料得你女婿身染病
恙茶不思飯不想病人膏肓兒也會在孝堂立下志向守七七未出閣泣
訴彼蒼那一日聞家人他把話講父曰他們講些甚麼他講兒年紀輕無
益悲傷兒本年輕悲傷何益且說兒無後嗣這話可想父曰你本無嗣有
甚麼可想呢

明明是逼為兒改嫁他方這是他們憐憫你的心腸兒本是

庸流女朽木一樣嫁一家又一家不講綱常自古道配雙鞍不是好馬那
一個烈女子肯嫁兩郎因此上斷青絲割耳毀像示眾人明兒心矢志不
忘文甯夫婦聽道嘆曰兒呀他們說的也是一番好心依為父的想來也

是這樣到不如趁此時候待為父與你選一高門各自改嫁方可終身有
靠常言道得好養兒防老積谷防飢你既無兒後來所靠何人講嫁這也
是正事何必這樣性烈竟自斷髮截耳你莫錯想把你終身誤了令姑聽
得此言面如土色不覺大哭起來聞此言不由我咽喉哭破忍不住腮邊
淚直往下落父勸兒要改嫁萬萬不可怕的是失節操臭名難脫兒呀怕

你守不到對父親我這裏把誓盟過曹令姑若改嫁屍吞骨磨兒呀要記
得兒記得到終身不得差錯效一個節烈女又待如何效那一個王凝妻
他也不會斷臂投地兒呀恐你不能兒不能兒情願引刀自割割甚麼呢兒

將鼻憑爹媽一刀割下從此見兒志向確也不確文甯夫婦欲將前去奪
刀令姑鼻子早已割落下來於是四鄉傳聞無不欽羨後邑令得知申報
上司上司奏知

天子天子賜節烈二字命邑令建坊旌表沒後準入節孝祠受享祭祀從這樣

看來世之無夫有子而欲再嫁者能勿靦顏愧乎

齊婦含冤

漢東海竇氏家所生一女甚是聰秀自幼許與齊姓為媳三從悉知四德
共曉年將及笄過了夫門事翁姑極孝待夫君甚敬不數月翁死夫亡單

留寶氏婆媳寶氏想道生養死葬人子之常於是敬備衣食棺槨祭奠安厝因之家業凋零日食難繼寶氏此時哭天無路哭地無門乃忍淚含悲日勤紡績爲富家洗衣做鞋得些粟米奉養老母早則問安晚則送睡母有病則焚香禱天願減己壽以益母算其平日奉養老母之誠雖數年如一日也其母心中自忖謂我家既無田銀又無子孫端靠媳婦如此過日我到可以終身媳婦何以結果遂勸寶氏改嫁寶氏不從次日又勸之曰寶氏媳你前來娘有話嘆想起了我家中珠淚漣漣娘命苦香爐腳無有多點我膝下單生得一女一男女出嫁中饋事無人代辦才將我賢媳婦接到庭前賢媳婦至我家娘實欣羨惟望你夫妻們同偕百年誰料得你翁死家中可憐不數日你丈夫一命歸泉苦我媳盡三禮事事無忝族中人合鄰里誰不稱賢當是時悲破鏡婆媳各佔鉄石人聞此景都也潸然這也是前未修又將誰怨可憐的眼目下室如罄懸多虧我賢媳婦朝夕勤儉帮富家洗衣紡績麻紡絲換得了升合米掣回家轉軟軟煮歡歡喜捧至娘前冬溫席夏扇牀自不必說難得我賢媳婦節孝兩全娘自思兒好比失群孤鴈娘自思我好比失舵破船船失舵遇陡灘必然破濫鴈離群亦可以飛入天淵媳婦兒呀你何不趁早些姓氏改變娘縱死九泉下也得心甘言畢寶氏卽對婆婆哭泣道婆婆呀你怕兒無有終身結果苦叫兒改嫁獨不思兒不敢嫁者有三其母聞言道媳婦兒呀你言三不敢嫁講來娘聽呢尊聲母請安坐容兒細稟細聽兒將首件愷切詳明母爲媳聘娶時辛苦受盡打首飾縫衣衫多費錢銀討媳婦原只望養婆老景媳焉敢因夫死另適豪門况且我母家中貧困已甚專靠兒苦紡績易米養生媳若是負罪名改嫁別郡母救水無人奉餓死中庭丟老母不留養天津註定必然要降霹靂焚化媳身母親呀此媳不敢嫁者一也母又問二哩媳生則養死則葬兒媳本等七寸棺槨稱之古語有云喪盡禮祭

盡誠人子分定稱家有稱家無媳曾聽聞媳若是因夫死遂生別論母百年有何人送葬山林貪富貴厭貧賤棄母不問媳怕死墮地獄萬難超生母親此媳不敢嫁者二也母又問三哩媳哎呀母親哎呀兒記得烈女傳

婆婆請聽好合歹註史冊今人咏咏曹令女刀割鼻節操堅定史徐氏塗花容萬古標名崔氏女嫌夫窮覆水難進陳劉氏數齎苦終為獨魂常言

道是好馬雙鞍不振為媳婦舍婆婆豈上別門婆以後切不可此事來論若要嫁除非是地裂天崩母親媳婦此三罪豈可忍心再適乎其母聞言

心中默想此女不肯改嫁實我累之耳乃是懸梁縊死竇氏見之哭得幾乎氣死姑女聞知竟自奔郡告婦弑母竇氏受誣服罪時獄吏于公觀竇

氏之語言容止已知其節孝洵非弑母之婦也白於郡守怒之不允竟殺竇氏竇氏陰魂哭訴冥王冥王查其善惡言竇氏前生嫌夫溺女穢灶傷

生拋散五谷故令今生早寡無子兼受貧寒又將今生全節盡孝受誣屈死一事奏於

上帝

上帝倒旨發放竇氏皇宮投生姑女活捉陰曹拔舌地獄受罪又言郡守專以聽訟為能不察屈直一味酷烈屈死孝婦三年不雨人民遭厄後于公白其冤於郡守曰天之不雨戾在是矣郡守聞言致祭竇氏之墓對天悔罪天乃大雨由是以觀節孝也者天神地祇所其敬者也其關係不誠大矣哉

墜樓全節

道光二十二年江北廳一人名張耀原籍湖廣自幼來川貿易掙了銀錢娶妻王氏膝下無子單生一女名張滿貞幼許余耀海為妻滿貞到八歲時張耀帶妻回湖廣將滿貞抱與余家滿貞自幼聰敏到余家不嫌貧窮一味聽公婆教訓怎奈婆婆是後討的滿貞長到十五歲時公公去世丈夫本樸兼之年輕徐氏數不學好見滿貞成人就以不義之事教他那知

滿貞是個節女聽得此言答道婆婆說在那裡去了想男子以聲名爲大女子以貞節爲重上天喜歡神鬼敬重必得無窮善報

皇上

知道嘉旌表建牌坊死入節孝祠受萬代香烟何等榮耀常言道好馬不配雙鞍烈女不嫁二夫就是再嫁尚且不可何敢爲此不義求婆婆替媳婦原諒滿貞一番言語雖然填得婆婆的口怎奈徐氏常道花言巧語滿貞想要再勸無有方法且說屋後有林竹子一日徐氏叫搬笋子不覺觸動滿貞的心因不去搬徐氏道叫你搬笋子來吃怎麼不去答笋子留倒長竹子問竹子要好多答多也不可問有個甚麼不可說我聽滿貞見婆

婆氣發跪地言道滿貞跪地開言表婆婆不必太心焦非是媳婦把令傲提起竹子有根苗世間樹木隨時好惟有竹子立品高內白外青原有道青白二字全節操不怕風霜雪雨繞一生正直色不凋物類尚能全節人不如物怎開交婆婆休把筍掀壞留作榜樣教兒曹媽道你這女子好

不明理竹子是無知識的人是有知識的甚麼去比得他問不想古來那個比得竹答莫說古人比不倒昔日蘇武仕漢朝使入胡地志非小誓不投降把難遭罰去牧羊在海島手持竹杖恨難消一心與竹把節表竹感真節葉不凋若非他的忠烈好十九年後怎回朝這是有志氣的男子方

才能夠我們女流有甚麼見識敢去效他法答又有觀音人人曉皇宮不把駙馬招紫竹林中去修道要與竹子同節操惹得父王不愛了白雀庵內放火燒飛身南海成了道度得滿門上天曹媽說這是菩薩仙根仙體

才能夠如此我們凡人都可以比得他嗎答再把娥皇女英表他的父親是帝堯歷山訪得舜大孝二妃許配效鸞交後來大舜一死了二妃痛哭在荒郊淚滴竹林色皆老至今班竹色未消媽說這是帝王女金枝玉葉

才能夠感格我們庶民女子就把眼睛哭瞎都無班點答古人皆能全節孝難把媳婦是蠢包人生若把節不要枉在世間走一遭婆婆常把非禮

教綱常倫紀一旦拋父母丈夫玷辱了罪上加罪禍難逃怎麼玷辱你父

母丈夫

婆婆要問請聽父母生一個女時時提防滿門都望你增光一旦

閨閣失事外人知醜聲四揚不說女子不成反罵先祖無德羞得父母無面見人想媳婦過門時父母哭啼吩咐要我全節倘失身於人豈不違父母的教所以玷辱父母丈夫娶房妻室原望承宗接嗣上替先祖繼德業下爲後人作榜樣女子關係甚大所以女子要選根骨就爲此故若爲不義陰德一損婆家數代福澤都被敗壞想媳婦尚在閨門倘失身於人異日花燭團圓有何面目對夫君所以玷辱丈夫古人說女子有三從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除此三件別無所從徐氏問道難道就不該從婆婆嗎滿貞道旣爲媳婦若以好的教訓就是要命都可從若爲不義婆婆呀這就萬不能從了徐氏聽得好的都暗使奔盆掣不起的要他掣做不成的要他做可憐滿貞磨得茶飯難吞只得忍耐過日徐氏見磨他不到又叫去上街掉綽子滿貞道女不出外是不可去徐氏聽得不去大罵道從前你說的依我今叫你上街未必都不好我不打你不知利害於是抓着头髮邊打邊罵起來罵聲賤人真可惱氣得爲娘滿面燒從小盤到骨頭老望你成人爲那遭於今吩咐不聽教反來對答把嘴噉遵你娘的怎麼教不去趕場怕人瞧把你好比籠內鳥生死權柄在我操娘家隔遠無人曉打死誰來把禍刁任你來把皇天叫羊落虎口怎能逃呢呀婆婆暫且把命饒了來抱棍子淚號啕橫身衣服血浸飽頭上青絲斷了梢兩膀疼痛手下弔心內好似在穿刀婆婆呀非是媳婦把性傲女不出外古言標年輕女子街前跑恐防惹事把禍招授受不親旁人笑羞殺媳婦怎開交婆婆呀打死媳婦事猶小怕你婆婆臭名遭我遭甚麼臭名外人不知把媳教反說嫌賤喪陰曹後來難把媳婦討絕了余家後根苗婆婆年老無依靠誰來奉養過終朝這陣疼得事不曉婆婆望其施恩把我饒徐

氏道手也打軟了，饒你去罷。正是好人多磨難。徐氏一日串通一人名牛奮，暗藏滿貞房內行估姦。是夜滿貞掌燈上樓，見一人睡床上，忙抽身出來，連呼婆婆數聲，全不答應。心下一想，必是婆婆串通引來的。又見那人出房門，將要近身，逼得滿貞從樓下一跳，誰知跳下未死，若有人扶一般。滿貞起來思想無路，因前有尼姑庵，竟走至廟門外，放聲大哭。尼姑聞知，遂開門問及來由，留至庵中。滿貞見尼姑救他，就要出家。尼姑不準，誰知滿貞意已定。第二日瞞着尼姑，將髮一刀割下。尼姑一見，正在驚駭，忽然來個燒香的秀才，名李涵，父親李廷英，是貢生。尼姑見李涵來，就將滿貞昨夜來廟割髮事說了一遍。李涵想道：其中必有冤枉，想去問他。見女子年輕，因回家對父說明。貢生到庵，將滿貞再三盤問。滿貞不言，只是啼哭。貢生無奈，假意罵道：你私逃在外，必非好人。挈去送官。滿貞聽說送官，只得言道：未開言先流淚，滿腹含冤訴與誰。老爺休把小女罪，施恩息下虎

狠威。非是逃走良心昧，事有來由細詳推。小字滿貞我名諱，婆婆徐氏在庭幃。八歲抱在余家內，孝敬公婆未敢違。未滿八年遇災晦，公公染病往西歸。丈夫年少知識昧，婆婆做事理有虧。常將邪淫來教我，說的話兒句句非。曾將古人引幾輩，要勸婆婆把心回。誰知心腸不改悔，反來磋磨好傷悲。暗使奔盆來刁對，輕重活路不敢推。見得小女不失悔，又教上街掉花回。當時不去挈罰跪，打得橫身血肉飛。夜藏歹人樓中睡，將行估姦倫常虧。因此一見把樓墜，縱死黃泉不交杯。幸得未死逃庵內，削髮爲僧永不歸。此是實情來相對，鉄石人開淚也揮。貢生當時嘆道：真節烈女子，千古罕有。這是不准出家的。滿貞絕意不回。貢生說：不如拜我膝下，異日當女打發。天大事情，有我擔當。滿貞見此恩愛，只得依從了。又說牛奮睡在街心，聲聲喊叫天明。街坊齊來問他，才說徐氏昨夜引我上樓，壞他媳婦名節。不料他媳婦上樓，見我在此，他就跳樓。我至樓前，被灶君一銅錘打

我在此脚手皆軟，眾人至徐氏家，果不見滿貞。貢生聞說，急時來看同街鄰稟官。太爺問滿貞何在，貢生一一訴明。於是將徐氏牛畜各打一百賞，滿貞銀一百，以作嫁資。事載誌書，令彼名傳千古。徐氏刑傷回家，慙氣餓吃糞泥，如母猪狀，未幾作猪狀而死。牛畜脚手不便，周身生疽，凍餓而死。後滿貞過門時，鄉街紳士同來拜賀，何等榮耀。

錢氏盡孝

孝婦錢氏者，晉陵人也。翁名顧成，錢氏自于歸，顧氏以來奉事翁姑，極能盡禮。一日欲歸甯父母，稟命翁姑，翁姑允諾。數日，錢氏回娘家去矣。不料一時瘟疫流行，轉相傳染，數日即死者多矣。有全家俱死，不留一人者，有一家僅存一二人者，故染疫之家，雖至親至戚，不來看問，蓋恐傳染累及己身也。顧成先得是疾，傳及一家，婦女諸子八人，俱伏枕待命，並無一人侍奉湯藥。錢氏聞信，即欲趨視，父母力阻之曰：「我女兒你爲何不顧性命，才聞信便要回奉侍雙親，看於今天降下瘟疫病症，有一人染此病害，及滿門，你顧家染疫症，全家盡困，怕只怕一家人難逃活生，這都是瘟疫鬼前來索命，幸喜你回娘家躲脫凶星，在我家耍一會，再去探信，等你家病愈了，方轉回程。」錢氏答云：「父母言小女兒不敢奉命，那有個把翁姑當作外人，我翁姑討媳婦，挈來做甚，原怕的有病痛防過終身，夫妻原望我帮他孝敬，奉茶湯奉甘旨，盡點心情，今翁姑病勢篤，夫亦病甚，又誰知辦葯餌，定省晨昏，一家人望我回與我帶信，怕的是翁姑老病體深沉，得了信不同程，此心何忍，我豈效狼心婦禽獸之行。我回家把病染縱死，由命我豈敢望父母把我矜憐。錢氏辭別父母，父母終不允，亦不命人相送。錢氏隻身就道，父母再三留他不住，竟一人回顧家去了。顧成夫婦病得恍惚，恍惚眼中忽然看見鬼物，自相語曰：「我等來在他家，只說害死他一家人，誰知錢氏婦真心行孝，不怕染病，今有諸神擁護他歸家矣，速速避之。」

不然我等豈能違天以害孝婦乎言訖遂避去自是眼中不復見鬼物矣及錢氏至家翁姑大喜曰媳婦回來我家有慶矣於是盡心調理翁姑病體漸漸全愈夫及家中人亦相繼以起不藥而愈全家俱無恙親戚聞之咸來慶賀可見孝可格天錢氏有此孝心疫鬼遠避能保全一家其後錢氏壽至八十子孫貴顯皆天之所以報此孝婦也今之婦女奈何而不行孝乎本國朝順治十三年甲戌歲事

徐氏完貞

清朝雍正年間重慶府巴縣有一徐貞女小字玉姑乃生員徐兆福之女也生性聰敏好讀詩書幼許字知縣劉子正之子名澤裕澤裕年十六奉父命回籍收娶婚期將近而澤裕夭亡以訃音聞於徐父母玉姑年甫十五聽說夫死哀慟之至想起生平薄命不覺放聲大哭哭曰哭一聲奴命薄萬千不幸想起我玉姑女好不傷情世上的一樣人命有幾等好的好

歹的歹太不公平女人家出世來都望榮幸又還要守節操矢志堅貞若父母許了人終身事定縱然是到百年不敢背盟若中途折散了也是命定如冰霜如鉄石豈可貳心這才算天地間坤維正人那心志方對得天地鬼神是有等死丈夫便要改姓未過門夫若死更好嫁人似這等女人家終慚德行千載後又安能留過美名我玉姑生得來真無福命十五歲就死我結髮夫君留此命在世間終身抱恨到不如尋短見一命歸陰左思想右思量主意已定暗地裡謝父母養育之恩玉姑哭罷就在房中扃戶自縊他母親聽見女兒哭得傷慘亦不覺淚如雨傾又聽女兒哭聲已住才說進房去寬慰他幾句走上前來房門已閉呼亦不應卽忙將門打開那玉姑已在梁上懸掛矣忙教人輕輕放下見心窩尚溫百般救活漸漸蘇醒既活轉來次日他母親遂勸他一番宣玉姑女你爲何這般情性一時間想窄逼就要輕生你丈夫他疾亡自家喪命並非你八字大尅制

他身縱然是自小時他來聘定況且你才十五尙未過門再與你選才郎必有福分那有個死了夫就無夫君我女兒甚聰明切莫自盡自家惡自家改要放寬心玉姑答云聞母言不由我衷懷耿耿聽女兒把志向細說分明女雖然年紀輕主意掣穩斷不肯絕情義另自許人好馬兒不配那雙鞍雙鐙好女子又豈肯配二夫君縱然是未過門焉敢忘本閨閣中也知道三綱五倫有件事說出來母要依允女要往劉府上祭奠夫君要與兒制孝服祭饌齊整九叩首三奠爵略表寸忱他父母見玉姑志向已定不敢阻攔卽與他制起孝服備辦酒儀一同到劉府往弔進屋將禮物陳設玉姑行禮哭訴曰徐玉姑跪靈前自通名姓親祭奠劉公子奴的夫君今生來自姻緣前生註定爲甚麼不團圓先就離分正英年未必然大數就盡猶恐怕奴命薄尅制夫君天上的比翼鳥相親相近倘若是單一個雙飛不能地下的連理木交柯掩映遇狂風折一枝樹也不榮何況人知

綱常不如物性忘恩義身死後怎對夫君女願學衛其姜柏舟見性女願學秦雪梅過門養親夫行在鬼門關等我一等女情願把命廢同赴幽冥哭畢那玉姑懷中帶有花剪一把取出向咽喉一刺幾乎斃命他母在旁力救乃止既送夫葬遂將他頭上青絲髮剪下一子誓不他適他翁現爲陝西三原縣令於是乃挽舅氏及胞弟同到任上拜舅姑禮畢敬執婦道如女事父母一般始終不懈終身不御綺羅紉縫自給者十載以疾終年四十五歲守貞三十一年旌表入祠事載巴縣誌又有王貞女亦與此事同亦載縣誌

崔氏守節

北史五代時鄭善果之母崔氏年二十而寡其夫將歿時謂其妻曰我死後或守或嫁對吾說明氏曰婦人無再醮之禮妾願守節撫孤及至歿後其父崔彥睦以氏年少欲奪其志嫁之因謂之曰我女兒死了夫真真不

幸為父的有句話要對你明 自幼兒許鄭家將禮聘定論八字也沒得
破敗傷刑十七歲于歸後夫婦和順隔一載就添着善果外甥人都說我
女兒真有福分到後來可算得子貴夫榮誰料得鄭相公生來薄命年弱
冠把壽短早就歸陰丟女兒年紀輕父心不忍就說是有一子尚未成人
寡婦們是非多惹人議論叫為父常挂念怎樣丟心到不如趁此時早些
出姓有收程有結果全個美名 婦泣云 聽父言小女兒不敢奉命父聽我
把志向細說分明不幸得我丈夫他早廢命是女兒福命淺怨得誰人縱
然是無生長不可易姓况且他尚留了一個後根臨終時我也曾對夫言
定願居孀存宗祀無有二心昔夫君另嫁人九泉抱恨再醮婦怎留得萬
代芳名守我節撫我孤志向已定我父親年紀邁不用耽心 崔彥睦恐他
女志向不堅又謂之日 聽我兒把志明我不深信要守節須歷盡艱難苦
辛天地間這等人何等心性如秋霜如銖石又如堅冰自古來守節人不

虧德行到後來方留得一個美名世有等要守節話說得硬及後來變了
性遺臭終身我女兒要守志再三思忖這件事實在難切莫看輕 崔氏又
哭訴云 時才問把志明父不肯信猶恐我無操守終要變心我雖然年紀

輕主意掣穩豈比那無志人難保終身烈女傳我也曾讀過幾本古女子
重節義何等堅貞湘夫人揮淚痕竹斑變性杞梁妻痛夫死城墻哭崩衛

共姜賦柏舟以死自命 陶嬰女 陶明妻歌黃鵠雙飛不能 范淑姬 孫奇妻
不歸甯割鼻示信 段紀配 廖伯妻對父母截指明心 閨閣中樹儀型可欽

可敬我豈肯讓古人獨擅美名本待要繼夫亡尋個自盡又憐念善果兒
孤苦零丁生也難死也難深堪痛恨又教我挈何討取信父親頭上的青

絲髮一刀剪盡父請看這下子放不放心崔氏將髮剪下又欲割耳彥睦
力止之曰我女不必時才剪髮毀容我已知你真心守節了因慰之曰我

只說女年輕莫能貞性他今日剪頭髮對我明心可算得立志人真有把

柄這樣子爲父的方才放心爲貞良閨門內須當謹慎有三姑合六婆莫與相親守你志撫你孤耐煩教訓到後來烈女傳與你留名却說崔氏守節極有禮法治家嚴肅用心刻成己子後來善果卒爲名臣世之守節者當以崔氏爲法可也

何氏全烈

周朝時有烈婦何氏者乃宋康王舍人韓憑之妻也康王出遊過一採桑婦甚美因築青陵台望之訪其家知爲舍人韓憑妻使人喻憑憑意欲獻其妻憑乃與妻言宣未曾開言自嗟嘆尊聲賢妻聽我言我妻平素重勤儉每日採桑立田間那日康王出遊玩遇着妻子在路邊他把賢妻甚稱羨總說生得好容顏自從那日會一面至今不忘在心間他曾使人同我探要把妻子獻上前若是夫妻肯折散與我官上又加官借問賢妻願不願夫妻商量好回言何氏答云夫君說話無主見令人懷恨在心間自幼

曾讀烈女傳那怕昏王起心奸吳王曾把貞姬戀貞姬楚白公勝之妻姬

願守墓終天年紂王欲把賈氏占賈氏黃飛虎之妻賈氏墜死在樓前古

來女子不輕賤休把爲妻當等閒莫要妻來把心變除非一死到黃泉何氏言畢卽題詩四句曰

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自高飛羅當奈何韓憑聽

得妻子之言玩妻之詩是不願宋王的我也知道賢妻是有志氣的人誰

知宋王思慕何氏不已使數十人來家奪之何氏勢不得已與夫痛哭泣

別曰咽喉哽哽話難說尊聲夫君聽奴言妻子今日遇此難都是前世有

冤愆不該採桑立坎站惹得奸人起禍端夫君問我願不願我曾盟誓對

夫言成婚數載無別念原期偕老到百年誰知天降無情劍斬斷夫妻不

團圓看看一刻要分散心中好似箭來穿爲妻各自有主見夫君你要放

心寬今世姻緣不上算來生依舊結良緣韓憑亦泣云賢妻說了這一陣

氣得爲夫淚不乾我今略把賢妻勸你去宋國把心寬朝日休將夫挂念

還要忍氣又吞酸，爲夫生來是好漢，妻身難保守孤單，說着說着咽喉斷，心中好似滾油煎，爲夫早些尋短見，免得妻子長挂牽，腰中拔出龍泉劍，不如一命喪黃泉，韓憑言罷，揮劍欲自殺，何氏力救，夫婦痛哭一場，宋王使者，偪之升車而去，憑見妻去，心中大痛，復揮劍自殺，却說宋王把何氏奪去，與何氏共登青陵之台，謂曰：我宋王也，能富貴人，亦能生殺人，况你夫已死，無所依歸，若從寡人，當立汝爲皇后，氏作詩對曰：烏有雌雄，不逐鳳凰，妾自庶人，不樂宋王，王曰：卿已至此，雖欲不從，不可得也，何氏曰：容妾沐浴更衣，辭別故夫之魂，然後待大王巾櫛，宋王許之，何氏沐浴更衣，訖，望空再拜，祝曰：當空拜謝我夫君，妻身定不染塵氛，望鄉台上把我等婚姻，又去結來生，遂從台上自投於地，那台高數丈，宋王使人攬衣不及，下台視之，氣已絕矣，簡其身畔於裙帶中，得書一幅，云：死後乞賜骸骨，與韓憑合葬一塚，黃泉感德，王怒，故爲二塚，隔絕埋之，使其東西相望，越二

日，忽有交梓木生於二塚旬日，而大合抱，枝柯相附，體成連理，有鴛鴦二對，棲樹上交頸悲鳴，宋人哀之，號其樹曰相思樹。

孝媳化姑

重慶府一人名安大成，父孝廉，早沒，母沈氏，悍妒不仁，幼弟名二成，大成娶妻陳氏，名珊瑚，事奉婆婆極孝，每日梳粧潔淨，以進飲食，沈氏刻虐，見珊瑚容美衣新，罵曰：冶容誨淫，珊瑚卽毀粧，以舊布纏腰間，沈氏又罵珊瑚使性，才說你不要打扮，你就做成這箇的模樣，沈氏愈怒，安大成素有孝心，見母不喜珊瑚，遂鞭責之，沈氏心不喜歡珊瑚，凡珊瑚所奉酒蔬，總不如意，珊瑚小心承順，沈氏不與交一言，安大成欲快母心，寄宿他所，示與婦絕，久之，母終不喜，遇物便罵，大成自思娶妻以奉母，今母不喜，何以爲妻，遂將珊瑚休出，遣老媽送回娘家，珊瑚號泣哭出里門，老媽扶行，一路傷慘，哭道：珊瑚女犯何罪，把我天問，我丈夫他將我趕逐出門，想婆婆

雖然是火烈之性，媳婦們何曾的頓怒一聲，還指望諸凡事小心承順。久日後自必要轉意回心，這一下縱使我心懷孝敬，東海水不回頭，斷絕恩情，自到門遭屈辱百般含忍，到如今反落個不孝名聲，爲女子犯七出罪，居何等歸家去何面目見我雙親？二爹娘枉生我女兒薄命，到不如九泉下去把心明。珊瑚哭訴，袖中取出剪刀一把，自刺咽喉，老媽卽救，血流滿襟。老媽駭然問願何往，珊瑚云：扶我到孀居孀母王氏家，老媽送至歸告大成，大成恐母知，息氣候，珊瑚傷愈，大成至孀母家，使勿留珊瑚，珊瑚出云：夫君夫君，奴有何罪，大成說：你不能事母親，珊瑚低頭不言，哽泣血淚，染衫。大成見其慘傷，不能盡辭而歸，稟告母親，不數日，沈氏至弟媳王氏家，叫王氏勿藏珊瑚，王氏說：你的性子暴躁，總說媳婦不好，沈氏說：你爲何將我媳婦藏在你家做甚？王氏說：我問你，你媳婦休了未留，沈氏說：已逐出去的，王氏說：好道你逐出去的媳婦，你叫我莫藏，你才混帳，問得沈氏無言可答。沈氏又慝又慙，而歸，珊瑚孝心真切，向孀母說：我在孀母家中，婆婆不喜懼，也是慝氣，到不如我往孫姨娘家下去，姨娘孀居，只有一個幼孫，孀母命一貧婆送珊瑚去姨娘家，姨娘甚喜，每日紡績自度，日久姨娘欲送珊瑚歸家，珊瑚說：婆婆恐心未喜，反轉慝氣，到不如請我兩個哥哥往婆婆家替我告個罪便歸，不日兩個哥哥來到姨娘家中，珊瑚向二位哥哥說明，乞兄一往，兩個哥哥不肯低志，勸珊瑚改嫁，珊瑚大怒，說二位哥哥口讀詩書，如何說出寡廉鮮恥的話來，婦到人家，從一而終，哥哥再提此言，如刀殺妹一般，二兄亦不敢提，再說沈氏在家，炊爨洗滌，盡大成服事，沈氏欲托媒人與大成另說一房妻子，而惡聲遠播，遠近提起沈氏凶虐，誰肯將女許他爲媳，總不得成，後三四年，安二成漸長，遂替二成迎娶臧氏，誰知臧氏驕悍，更過於婆婆，婆婆見臧氏妖嬈，怒見於色，臧氏看見婆婆臉色的着怒，遇着狗在路上睡起，臧氏罵道：你這個笑狗樣

子難看，遂與狗一腳。婆婆見臧氏出言不遜，意欲打嘴。臧氏將婆婆兩手抱定向地下一跌。安大成見事不好，把母親扯入房去。沈氏慙死復甦，安二成懦弱無比，於是婆婆反承色笑，猶不得臧氏歡心。臧氏使婆婆如奴僕，家中灑掃洗滌器物，安大成代母爲之。母子於無人處相對啼泣。一日母病臥房不起，安大成晝夜殷勤，衣不解帶，目不交睫。事湯藥未嘗廢離。一日大成目腫，呼二成至母室代煎湯藥。臧氏厲聲呼去。二成怕婦，真如河東獅吼。安大成慙極，見母之病，慙鬱而成，奔往孫姨娘家泣訴。母病之苦，忽珊瑚出來，大成一眼看見，面上失色，不辭而回。姨母不日至大成家來看沈氏姨母，幼孫每日送美味，飲食來看姨奶。沈氏說妹子你的媳婦實在賢淑，你看每日送來的飲食，真真有味，你就修得這好的媳婦。姨妹說珊瑚何如。沈氏嘆氣說道：比臧氏較好，不如姨妹之媳婦賢孝。姨妹說婦在汝不知勞，汝怒婦不知怨，有何不如。沈氏不覺流淚，良久乃說珊瑚

妹也未曾姨妹曰不知漫漫訪者又數日病愈。姨妹說臧氏悍忤，何不分居。臧氏怒聲說道：家久要分，我是不要荒山，只要那些熟田，依得我的就分。安大成願將良田盡歸二成。臧氏大喜，姨母回去。次日以轎來迎沈氏。沈氏至家見了姨妹，即請姪媳道謝。沈氏說妹之媳婦真賢惠。姨妹說我的媳婦，豈能無過。凡見有過，我能容之。妹子之媳，恐得罪於你，你能容得否。沈氏說我豈木石心腸嗎。妹說前日供奉餽送不絕的，非我媳婦，是你的媳婦。沈氏驚問：妹說珊瑚在我家前日所供，皆夜績所貽。沈氏淚如雨下，說道：我有何面目見我媳婦。妹乃呼珊瑚，珊瑚含淚出，伏地下哭曰：陳氏女跪在地俯，尊婆婆病好也無命。媳婦未在一處，早晚間伏侍禮疎，天下無不是父母。從前事只怪珊瑚，望婆婆把我寬恕。從今後再不糊塗。沈氏慙痛自抱，哭道：乖乖兒起來站定，你說話痛在娘心，到於今全不懷恨，叫爲娘誰過其情。想從前爲娘任性，把媳婦抬在死坑，你弟媳心腸毒狠。

把爲娘當作下人，娘害病全不來問，他丈夫不許到門，思念你何等承順，背地的眼淚淋漓，誰知你生成孝敬，出門來尙念娘親，晝夜間紡績勤謹，供養我老病殘生，賢媳婦解開愁悶，從今後靠你終身，於是婆媳和好，居十餘日同路歸家，安大成設館教書，珊瑚勤於女工，以給供養，二成較大成家稍饒裕而不與兄往來，臧氏見嫂淑善，每生嫉妬，或時虐罵其嫂，珊瑚掩耳不聽，臧氏凶虐慣了，有了環送茶，悞濺臧氏衣上，臧氏鞭打太重，了環想之無路，自縊而死，了環之父是在當捕差，聞女自縊，報官看驗，傷痕太重，將臧氏一拶，十指肉脫，這場官事，負債數百，只好賣田償還，竟主任翁願買此田，任翁說此田係大成所讓，要大成到場書押方可，二成歸家向大兄說明，大成同至任翁家，忽見任翁上坐，聲音不同，曰：我安孝廉也，任某何人敢買吾業，謂大成曰：冥王註你夫妻純孝，故命吾暫歸示汝，大成曰：父有靈，弟遭訟累，如何結局，父曰：逆子悍婦，不足惜也，汝速歸，辨金贖產，大成說母子僅存衣食而已，安得有金贖產，父曰：紫薇樹下有金一缸，言訖而醒，大成歸告母不信，臧氏聞大成說有銀一缸，臧氏先率人發窖，但見磚石而去，珊瑚往視，悉是白銀，大成以先人所遺，不忍白私招二成均分，二成歸家，將銀取看，盡是瓦石，臧氏疑二成爲兄所愚，使二成復至兄家，見兄之銀仍寄棹上，因實告兄曰：承兄所分之銀，歸看變成瓦石，大成亦駭而心憐弟，將所存之銀並與之，二成乃喜，用以還賬，深感兄情，臧氏說：你怕大兄真心待你，先分些瓦石把你，所以才挈些真的，二成疑信參半，次日債主遣人來說：昨日來的是假銀，將要告官，夫婦皆失色，臧氏曰：如何，我說他有良心，不至於此，二成哀求當主，將田出賣，原銀攜回，果是假的，臧氏命二成盡還與兄，假說屢承讓德，心實不忍，今業已當出贖，不贖憑兄，大成不知其意，再三讓乃受，攜付債主，債主疑似舊銀，細認紋色俱足，遂將當約接回，臧氏疑大兄掘土時，必藏真銀，忿怒數罵。

大兄乃知還銀之故，珊瑚笑曰：業尙在，何必發怒？使夫君將原約取回之，田付之二成，臧氏怒罵乃止。是夜二成夢父責曰：汝不孝不悌，陰譴已到。占來何用？醒告臧氏，欲以田還兄。臧氏說二成痴愚，反教訓一番。不幾日，長男七歲病痘死。臧氏想夫說陰譴已到，自生畏懼，使二成還田與兄，兄不受。未幾，次男三男又病篤而死。臧氏益懼，自將田約交與嫂。時春已過，田中生草，不得已耕種之。臧氏自此改行，奉姑敬嫂，不半年母沈氏病死，臧氏痛哭不止，想從前做的事追悔不轉，把婆婆當作那僕奴一般。有嫂嫂行孝道，我心嗔怨，多虧他能忍讓，果算幽閒。到於今才知道遭了陰譴，這兩載又死兒，又損田園，夫婦們才商量改過遷善。孝婆婆敬嫂嫂，懺悔前愆，誰料得老天爺不從人願，娘一死，悔不及孝道難全。想今生這罪孽如何解免？怕的是陽報慘陰報森嚴，後臧氏連產七胎，皆不育，遂以兒子爲子。珊瑚夫婦皆壽終，生三子兩舉進士，人皆以爲孝友之報。看來兒子媳婦切莫說父母不愛我，就不孝順哪。

賊化爲善

四川嘉定府有一強盜，姓吳名獠，虎此人素不學好，交結匪類，日則搶奪，夜則偷竊，書得有飛簷走屋的能幹。江湖上因稱他爲闖山貓。一夜順路至一家偷竊，將上屋簷忽聞有婦人啼哭之聲，甚是慘然。吳獠虎伏於簷下聽其啼哭來由，且說周家婦人啼哭之事。他丈夫名爲周吉，家屋貧窮，父亡母寡，娶妻趙氏所生一子二女，俱年幼。周吉去襄陽貿易數年未歸，時逢大旱，婆媳在家日食難度，虧這趙氏勤於女工，上奉老姑，下撫幼子，數年無一怨言。婆婆心甚憐憫，每每勸其改嫁。趙氏矢志不從。一日趙氏上街掉花，中途被拐子搶去，喊天無路，只得哭到家對婆婆訴其苦情。婆婆哭做一堆，於是婆婆立意嫁媳，養生贖過。趙氏暗央媒証，與錢大富議婚，嫁銀二十兩，約定次日取婚。是夜其姑才對趙氏明言：趙氏聞聽此言

如頂門上降下一個霹靂一般，雙膝地下跪着，叫道：「一聲婆婆吓，趙氏女跪塵埃，哭泣哀訴，尊一聲慈母親，細聽明白，為媳婦性愚蠢，不知事務，望婆婆發慈悲，耐煩教育，曾記得夫出門叮嚀囑咐，堂上母膝下兒奉養，撫育，知三從合四德，才算賢婦。家中的千斤担，獨自就承，婆婆吓，你兒出門的時候，吩咐了這些言語，媳婦牢牢記在心的。雖然這幾年受苦不盡，媳婦憑這雙手來買米吃飯，未嘗有一點二心。婆婆吓，你為何將媳婦忍心嫁去，人養兒討媳婦，終身靠住兒不在也。還有媳婦奉姑，設若是媳改嫁，各在一處煮茶飯，洗衣衫，誰替手足，況我的一個兒兩個幼女，大不大小不小，怎樣結局衣服濫褲子破，誰個來補，如雞兒出蛋壳，離了雞母，東一個西一個，誰來招呼。這件事我想來痛入肺腑，這幾年天乾旱也是氣數，貧窮人多，和少靠我一屋。」婆婆呀縱然是替餓死死在一路，兒斷然不把這名節玷辱，倘若奴的夫身已亡，故兒情願苦守節，奉養撫孤，要嫁我

我只有死一條路。這件事望婆婆施恩作福，趙氏女只哭得珠淚如雨。周氏母聞聽得傷心慘目，一個兒在一傍哭斷肺腑，兩個女扯住娘，欲欲呼呼，一家人只哭得樵樓三鼓，到不知吳獠虎心中何如。講趙氏哭至三更，吳獠虎亦慘然，弔下淚來，暗暗贊嘆道：「天下果有此賢孝之婦，吾不為之周急，枉為人也。」飛身而去。次日天明，帶錢二十千，藍布二件，粗細衣服四件，絲絨二件，竟至周家，說道：「你子周吉在某處與我同商，臨行將錢合衣服付托於我，叫順路送至你家，看明察收，你們不必望念，他不久便要歸家，言畢而去。於是趙氏姑媳轉悲為喜，賞嘆一會，殊不知那門外人夫轎馬踵門而至，乃是周母瞞着趙氏，央媒將媳婦嫁與錢大富為繼室。約定今日抬親，此時錢大富協媒証人夫而來，周母才以吳某寄信與錢及衣物之事，向媒說明，言吾子不久將歸，我媳婦不嫁了，你有錢何不另娶可也。錢某聞言，怒罵道：「聞言罵聲，周老母誰叫你爛牙，罷骨你媳不嫁，我不估

言請身要 卷四 賊化為善

害我這回空空如家中殺豬鬧喜事親戚朋友堆滿屋廚子去錢一千五
乾貨一單二串六討親不成是小故籠雞不倒失了谷這場笑話笑得古
做事莫同老母猪錢某罵畢無興而去未一月其子周吉果回銀錢貨物
件件俱全於是母子夫妻相見歡喜自不必說周母悶坐敘及前日有吳
某寄錢並布及要嫁媳婦之事遂說了一遍見呀你若不如此早已夫妻
不得團圓了周吉說道並無寄信帶錢之事亦無有吳某同商信從那裡
來的母以錢與物現在那周吉心中猜疑以吾妻有私情此物件必定情
人所與以安母心免得媳婦改嫁心中忿忿不平將妻子罵得不堪定然
逐出可憐趙氏自丈夫出門受了千磨萬難奉姑撫子貞節堪誇誰料丈
夫歸家反以臭名冤屈只得雙膝跪地對夫泣訴宣夫君不必把妻怨細
聽爲妻說的端自從與夫結姻眷至今也有十餘年事奉婆婆無缺欠丈
夫貧窮妻未嫌幾個男女妻經營並未埋怨你一言夫君呀一年半載在

外面少管家中吃與穿婆婆無吃常嗟嘆要將爲妻嫁銀錢妻子聽說哭
壞眼情願一死人黃泉幸喜菩薩有靈驗天造夫君帶信還銀錢衣物婆
收檢保全一家得團圓誰知夫回把心變反說爲妻禮不端夫怪妻子爲
那件問你到的是那個送你銀錢布疋呢是你托人帶回還我未託人帶
銀錢回來到你莫看見了鬼莫不是奴夫打主見來試妻心堅不堅放

狗屁各人做出來的事反東扯西拉從直說來時好夫呀這場冤枉何處
辨平空遭此不白冤天地神靈作証鑒此事不明命難全水清自然石頭
現縱死黃泉也心甘還望夫君施恩典莫把此事望心間虛實難瞞婆婆
眼望其三思而行焉於是周母亦苦勸了他兒子一番周吉口雖不言而
心疑終不能解與妻日不交言夜不同宿趙氏日夜憂鬱不知如何得了
再說吳獠虎探知周吉回來懷疑並及休妻之事心中暗想到是我不以
爲德反以爲仇我當與他辯明是非於是竟造其家對周吉說道前情周

言集要 卷四
吉方才醒悟，愧悔感激，於是夫妻和好如初，備酒設待。吳獠虎結爲仁義弟兄，勸歸正業。獠虎自此不復爲盜。周吉雖有田地，已與當與人耕種。弟兄商議，將業取回，各種一半。一日，吳獠虎入山種土，挖得金銀兩錠，不忍獨受，與周吉各分一半。此事吳獠虎之好處，從此家業興隆。與周吉作別，投居漢中落業。忽然江水泛漲，水中漂來一個幼女，手抱木杆，大叫救命。獠虎撐船救起，問其來歷，乃知是涪州王家女，因晚母不賢，被逐江中。家人勸吳獠虎收納爲妻，甚和睦。時人有詩贊曰：江中救女娘，心可達天堂。神靈暗擁護，鴛鴦配鳳凰。又一詩曰：一善改千惡，姻緣天作合。明年生貴子，異日聯登科。逾年果生一子，取名天富，穎異過人。十四歲入學，十五歲與鄉薦考官以文不佳，將棄其卷。忽聞空中有人言曰：不可如是者。三次考官異之，故取及發榜，因問爾先輩有何陰德。天富答以不知，傳問門生之父便知。於是大人回朝奏明。

天龍心喜歡，及會試，天富又中進士。時值邊關作亂，獠虎願與國家出力，充軍伍，截賊大得勝負，回朝封爲定邊侯。伊子加陞翰林學士。獠虎又奏周吉之妻節孝情由。

天勅封建坊旌表，以彰其德。從此看來，人當要遷善改過，以德報善。不然如吳獠虎，焉有如是之榮耀乎哉。

賢媳勸翁

昔信州一富翁，姓周，名才美，平素用的大斗小秤，積家百餘萬。所生一子，其性樸素，娶一妻，聰明伶俐，在娘家讀了詩書，頗有淑德。一日，周才美閒暇靜坐，嘆曰：我想一子本樸，不能料理家務，出門往來，多是上當吃虧的。想我從前，那裡不做了些虧心昧己之事，如今年已六旬有餘，心想去拜佛，改悔前非。怎奈家中事務交不脫手，誰知你媳在旁聞聽此言，即便答云：公公既要去拜佛，只管去，家庭之事，概有兒媳料理。翁曰：媳婦你是外

來之人怎知爲翁興家的來歷，爲翁興家就是這一張斗，一把秤上興家媳曰：爲何在那斗秤上興家？翁曰：我從前製得兩張斗，兩桿秤，若搗進稱進，則用大斗大秤，搗出秤，則用小斗小秤，因此發這樣大的財。若媳婦如今當家，照着爲翁的所行，後來還要大發其財，從今日講了以後，爲翁去拜佛，修來世，也不管你們的了。媳曰：公公吩咐，媳婦照着公公所爲，你老人家去拜佛，修來世，媳在娘家聽得爹爹常說有幾句格言，媳婦唸來與公公聽，心不明來，照甚燈，意不公平，誦甚經，大斗小秤吃甚素，不孝父母齋甚僧，妙藥難醫冤孽病，混財不富命窮人，利己害人促壽算，積善修身裕子孫，暗中報應分明有，遠在兒孫近在身。翁曰：媳婦依你所說，大斗小秤要不得，以後收了一張，只用一張出入。媳曰：公公說不用，先前造下那些罪孽，又怎麼得脫？翁曰：因此將家務交與媳婦，爲翁去拜佛懺悔。媳曰：拜佛是好事，但光去拜佛也解不脫，公公做這一端事，與兒孫結下

冤債，翁曰：媳婦這話不是那樣講，又道是漢子做事漢子當，我造這罪孽，天只罪我，與我兒孫何干？媳曰：公公說與兒孫無干，媳婦記得有幾句格言，公公請聽善事當爲惡事休，人生本分勿耽憂，豪傑倚勢圖財寶，害眾成家值馬牛，雖然眼前得快樂，他年子孫結下仇，蒼天不肯分明說，暗裡消磨在後頭。翁曰：依媳婦這樣說，怎麼得了這罪，如何解法？媳曰：依媳愚見，要解此罪，却也不難。翁曰：只要解得脫，媳婦說來，爲翁聽從。媳曰：此斗此秤，公公用了多少年？數翁曰：用了三十餘年。媳曰：既用三十餘年，要反用三十餘年，方解得公公欺瞞之罪。子孫始能昌大。翁曰：此話媳婦說差了，反用三十餘年，入少出多，將前債概行還完，把我的罪到解了。後來子孫只怕討米下場，還說子孫昌大，有此理乎？媳曰：公公欠賬要錢，還鍋漏要錢補，爲媳又有幾句言語，公公請聽，得失成敗總由天，機關用盡也徒然，人心不足蛇吞象，事到頭來螂捕蟬，無葯可延卿相命，有錢難買子孫

賢家常安分隨緣過便是逍遙自在仙翁曰家庭之事概行交你任你去爲若後來發財是你的造化若淡泊貧賤怪不得爲翁的媳曰人生在世不怕家大小總要把這幾句格言常常記着翁曰怎麼講媳曰公公請聽每日清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三光但祈處處田禾熟惟願人人壽命長國有賢臣安社稷家無逆子惱爺娘四方平定干戈息我縱貧來也不妨翁曰媳婦之言甚是有理自此以後我去存心拜佛媳婦好好爲事又道是人有好心天必佑之這媳婦將話嘆畢各退廚下後將斗秤果然反用三十餘年其後媳婦連生二子讀書登科後選高第家業昌隆子孫繁衍此是聽勸之人得其善報

鄧氏節孝

康熙年間有一孝婦漢州人氏娘家姓鄧自幼許配陳朝選爲妻陳家貧寒娘家略可十九歲于歸婆婆陳江氏嘴極多性情極偏其夫陳朝選不務正業專以唆訟爲事每次弄錢回家鄧氏看見總是嘆氣每每勸丈夫莫要此錢勸道鄧氏女跪夫前輕言細稟尊一聲賢夫君細聽奴言人生在天地間執業幾件或士農或工商勤儉爲先作手藝與買賣正直爲善切不可存機械自壞心田我夫君凡正業皆不肯幹每日的做呈詞兩面刀尖唆人訟傾人家妻離子散縱然有炮火錢其心何安到不如守本分隨其自便或讀書或買賣或是耕田縱不然在家中吃口閑飯妻下苦或喂猪或是紡絲我婆婆年紀邁孝養供膳雖菽水也承歡侍奉膝前他丈夫不信反罵鄧氏不曉得享福鄧氏乃下苦口勸曰夫君掙錢回家難道妻就不曉得用不曉得吃了但這種銀錢也不是養父母與妻子的好衣食我們穿了吃了都是要受報的夫未見李三相一生沒良心專於害人於今妻娼子盜又未見奴娘家鄧世華操習光棍於今妻兒瞎了眼兒又死完了夫把世間的人一想那有個害人的人有個好結果陳朝選怒曰

我不害人你就會餓死鄧氏說道奴餓死無悔夫君務要改業陳朝選說
你這賤婦餓死到淡未必我的母親也跟着你餓死鄧氏說夫去幫人做
買賣或自己做個甚麼買賣爲妻的紡花喂豬也把媽奉養到老陳朝選
聽鄧氏這番言語就收心做小生理奈其母不識好歹見飲食不及從前
大罵鄧氏舍不得男人出門要在家中做這種事情又罵陳朝選耳朵軟
信婦人家的話陳朝選亦受不得淡泊又舍不得花街柳巷早已有心反
道今聽母親之言心極喜歡遂復教唆詞訟過了一年忽然在家身染寒
病而死惟鄧氏無恙其母死而復生鄧氏晝夜服事家人疾病頗有誠心
惜有埋怨婆婆害了丈夫不賢之心故上天降之困苦再行磨煉之心寒
病初好就被賊偷過一月又遭火燒家物罄盡無人憐惜斯時鄧氏娘家
更窮不能幫助鄧氏衣食只勸鄧氏改嫁鄧氏不從請婆婆岩洞居住時
有張監生年方三十五歲家屋富豪妻因生產而死愛鄧氏賢淑又有姿

色再三請媒要娶鄧氏爲妻鄧氏說道我的婆婆年來又無兒女依靠我
若忍心而去豈不成了牛馬畜牲張監生願接他婆婆到家生養死葬鄧
氏又對媒人言說婦道人家名節爲重我乃鄧家之女陳家之媳敗壞名
節卽是羞辱我陳鄧兩家先祖况我婆婆現在目見自己媳婦被他人玷
辱其身就在他家有穿有吃終是滿面羞慚你轉拜張老爺鄧家姑娘不
像你張家子女你家有珍饈美味他的口不想吃你家有綾羅綵緞他的
身不想穿你家有高樓大廈他的腳不想走天地間的女子甚多狗母不
少你有這大家屋誰個不願從你何必苦苦害我自今以後不要來冒瀆
你的姑娘媒人聽得鄧氏罵起來了各自回去鄧氏心中暗想我這樣打
辦終是保不全節盡不得孝乃把容顏用磁石損壞又把衣服身體用鍋
烟塗墨每日同婆婆四鄉叫化不數日婆婆雙眼忽然炮出不能行走鄧
氏請婆婆在岩洞坐住他一人四鄉告化化得飯食盡行挈回供奉婆婆

吃了有剩的，鄧氏才吃無剩的，鄧氏自去尋點嫩草吃了，這般孝養江氏。江氏真不識好，反罵鄧氏沒得良心，討的好飲食，只徒你自己脹了，把這吃了吃不得的，才掣來喂我，一時說他受苦不過，要去弔死，一時又罵鄧氏，你快去撿付毒藥，把我開死，天天都是這樣怒罵，鄧氏都懼喜受倒，初無一點怨言，如此十三年，鄧氏功行圓滿，婆婆惡貫滿盈，一日鄧氏出外告化，岩洞石崩，打死婆婆，鄧氏回洞看見婆婆打死，氣急一跌而亡，無人知道，鄰近有一孫明，急病死去，家貧未殮，半日回陽，開口說道：好熱鬧，其母問曰：兒你說甚麼？孫明說道：叫聲媽，我記得我在房中眼睛黑，有二鬼來叫我不問姓名將我鎖，一出門進黑巷，陰風慘慘將魂喪，抬頭看一重天，耳聽罪人鬧喧天，忽然時紅光現，鬼卒說是到頭殿，傾刻間來馬面傳說，閻君要坐殿，釘鐵響，抬頭看金瓜月斧兩旁站，見閻君坐上殿，聞聽要審十八案，鬼差說你莫憐閻君自然要問你，忽聽得叫我名，我即跪在地。

埃塵閻君問，開口罵我不孝罪孽大，但念我有幾功，幫人做事心也忠，也勸人戒食，午放過生命數千頭，將我功細打算，難除不孝罪一半，正在審一官報，傳說陽間來節孝，傾刻間鼓樂鳴，閻君聞之下殿迎，香烟飄善氣騰，只見彩轎不見人，問鬼哥，他說道：此一元君大節孝，他姓鄧，漢州人，陳朝選是他夫君，夫不仁，家極貧，夫亡家皆難聊生，宿岩洞，負婆行，每日乞丐過光陰，有豪富見氏賢，請媒說娶為良緣，鄧孝婦出惡言，矢志柏舟，毀容顏，婆反怨，媳孝真，再不怨恨，婆一聲，婆遭報，岩忽崩，鄧氏哭婆氣殞，身上天念節孝婦，勅令冥中享清福，後投生一品官，要享洪福在世間，忽然間來牌票，命我還陽盡孝道，你們去看節婦，看他死地在何處，有人說岩已崩，婦死岩前，未葬身，孫明說節孝人死在陰司，已為神勸，鄉鄰助錢文，即買棺槨與衣衾，安厝候，數百人又與節婦修墳塋，有耆老同紳縉，一齊下縣把城進，將鄧氏盡節苦稟帖載明呈縣主，知縣官急行文，由省至

京奏當今

天子准錫旌表卽命學官建牌坊其神位入節孝文武官員皆祭到

